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六

書

與鄭丞相

適者朝廷大黜陟大廢置莫不犁然當於羣心凡前日臺閣名
流犯嚴觸諱力爭而不能回山林孤士隱憂太息長往而不欲
返者吾相政以來事已罷行人已收拾昔有所謂快活朝報於
今見之天下幸甚抑草茅諸生猶願有獻焉留一鄧溫伯李邦
直於內卒能為諸賢之崇改一役法勿已猶使小人得以藉口
我公規模全似元祐自此堅凝初志開拓遠圖純用君子勿使
一檢人得廁其間力行好事毋使一事一物之偶失其理則我

公相業煌々赫赫與溫公相望於國史矣某自幼固已服膺道德文章之望二弟希道克遜隸業持志又獲親炙書冊琴瑟之前憶昨試邑建陽適為要路所嫉組織言語橫肆中傷幾逮對御史府矣時大丞相方在瑣闥深維國體力解當權謂文字不可罪人謂明時不可殺士某之所以獲全要領我公之賜也茲聆廷告輒綴僂詰且勒惡札以贖今者秉鈞當軸之慶以叙向來生死骨肉之謝筆硯荒廢文義鄙淺皇恐死罪

某茲以吉倅闕期迫近繫纍之官行至福州承興化軍遞至省劄其叨被恩旨令赴都堂審察驟聞成命深惕危哀仰惟某官粵從登拜宰衡以來尤以明揚士類為急璧帛首延於故老弓

旌歷聘於遺賢莫非采當世之公評極一時之妙選如某門蔭入仕人物冗瑣州縣奔走無一毫可取之長里巷浮沉無久幽不改之操頃遭謗甚愈自退藏常恐終老山林不覩天日敢謂江湖流落之迹亦在廟堂記憶之中自非某官開誠布公哀窮悼屈出之於溝壑抗之於雲霄則其何以有此前乎此未知任進之榮當泰道亨通之時獲預拔茅連茹之數然後知其榮焉少之時未知遇合之難及晚塗齟齬之餘忽有築臺市駿之遇然後知其難焉此某所以捧拜公朝之誤渥尋繹吾相之大恩不自知其肺肝之激烈涕泗之橫流也

某骨相多屯謗傷易得頃罹語禍愈自退藏忽逢真宰之登庸

自拊微生而忻幸庶可仰竊覆燾俯謀稻梁敢謂某官力援孤
蹤過采虛譽疇昔既挈出於內溝之內茲又招延於開門之初
未上謁於翹材已挂名於除目朝野之論皆以為我公當軸序
進百官動守尺度稱量群才不差銖寸獨於某超院轄而為職
事官躡守二而為議幕不計資級寢階顯榮奉慈母之安輿食
元僚之厚祿化飢寒為溫飽技冗賤而高華伏惟某官此恩此
德至深至重雖無竒節可效報於衆中獨有孤忠願終身於門
下

某昨蒙天造陶鎔俾以朝衙就兼議幕將母移孥竊稍累月全
家溫飽無非吾相之賜一飲一啄不敢忘恩惟是帥閫召除遂
無依托去則有畔官離次之懼留則有寡廉鮮耻之嫌又况庭
闈每懷鄉井惟有歸投吾相改畀祠官已蒙本司備申更望矜
慈鈞允俾得漸休故里稍讀舊書不惟更慈母之旨甘亦可全
孤生之去就

某伏準省劄令某日下前來供職驟聞朝命跼蹐靡寧伏念其
孤外小官庸常下品久矣山林之屏伏偶然廊廟之記憐將母
携孥全家就祿方愜便安之私計敢萌僥覲之躁心第以帥既
改移身無依托去未容於潔已留頗覺於厚顏遂托化鈞力丐
祠廩豈謂書猶在道命已臨門托之泥塗之中抗之霄漢之上
靡勞連帥之建請不待孤生之歸依特加招揀倍費陶鑄某遭

逢盛際自當亟赴於弓旌感激異知尤欲進瞻於袞烏屬以親
年篤老畏暑恋鄉某與長舍弟克遜既俱蒙吾相褒擢膝下不
可無人小舍弟克剛僥倖今歲班改已注沙縣旦夕可歸。到
則其可以奔走就職矣其自辛丑秋出嶺再叨召除再被論列
擢髮數罪噬臍省愆明知實之歲走介上我公壽其終不能貢
尺牋效寸芹豈心力不如實之哉癸卯仲冬實之僕歸反辱大
丞相先生親灑翰墨拊存危蹤嘉獎微尚父於愛子師於高弟
殆不能過某平時於教已以下書疏登時酌答而况於拜大丞
相先生之賜乎其所以遲徊瑟縮至今良以無狀蹤迹尤能累
人而衰鄉又廢置黜陟之所從出凡人之身豈能無過苟欲加

罪何患無詞而某每遭煩嘯必有數語波及恩地覺得謗石介
者意不在石而在富攻蘇舜欽者意不在蘇而在杜此其所以
居常恐懼惕息而不敢安者非惜身也慮為我公之累未已也
以此四年之內姓名不至鈞門然兩得祠因謝時相父子書明
言某申公客也不敢畔去又與其門下賓客之尤親密者書云
其除擢皆出申公實事不可諱又每語子弟曰我廢棄於時矣
汝曹世、不可忘申公也每、登之詩文循跡觀之書問踈於
實之降心懷朝宗則有甚焉近鄭幹德言歸居相鄰日相遇能
言大丞相先生心甚安體甚康趣味益深願力益弘自恨向身
不羽安得撰杖屨挾書冊侍洛下深衣之側從鍾山蹇驢之後

乎因與德言共說大丞相先生退處十年非惟國人久鬱周公
居東之望上亦有甘盤遯野之歎今茲睿斷赫然時事一新我
公舊學也名宰也雖欲挹浮丘而從赤松得乎旦夕必出而圖
吾君矣

某敬惟某官有大勲勞於王家發大願力拯斯世嘉定初潛之
策不減魏公端平一變之功何慙涑水鴻業既定成功弗居不
待誦魏處士赤松之詩已先動裴晉公綠野之興惟一念隱憂
於宗社盍從來整頓於乾坤凡朝夕輔台納誨之言皆疇昔尊
主庇民之學少留勸誦有光紹興趙忠簡之前聞遂拜辨章將
舉元祐文潞公之故事世方有望公亦何心某一生齟齬歲晚

尤甚頃由嶺嶠脫輓言歸囚山避謗加以親年高官情薄自分
此生不復出鹿門過虎溪矣豈料殘年復見天日壁帛弓旌旁
午四出某庸瑣何物亦蒙記憶起廢察州向非我公造膝開陳
極力薦進則空谷纍臣何以臻茲然而心慮困衡精銳銷悞小
可以蕝擿姦伏大可以廉立懦頑庶幾藉手以見前修聞人之
萬一乎

某敬惟其官格天之業浴日之功兒童走卒所能稱誦其獨以
為涑水公用元祐止九月我公用端平僅年餘然熙豐以後無
元祐寶紹以後無端平則國之為國未可知也去之十年然後
士大夫有知公未深之恨明天子有用公未盡之愧安車強起溫

詔苦留冠秩孤鄉擁旄鄉國備物典冊焜耀一時至於賜第京師錫帶王府先朝惟荆公洮河之功史相以潛邸之舊膺此異數至公則又尊寵過之然公之心以世運否泰為己憂樂世之論乃以外物去來為公忻戚均為未知公者何當解葱珩脫孟勞超然物外使其輩得以追攀於半山蹇驢之後哉其承乏將指忽十閱月望雲念母箋天乞骸尚閔俞音反叨誤渥自諒忝竊方此控辭昔出翹材今垂暮齒獨有晚節尤當愛惜蓋嘗析哀諸公莫為解卸鞍馱放逐水草而悠々不報今天下惟公緇衣之好禘袍之念終始不衰一聞其此語必為惻然動心也其歷觀先正諸公相業雖異要必君臣如魚水之契同列如鼎

鍊之和然後能相與以有成富公有入望一夏竦甚之於內遂至終身懲創金陵有主眷一惠鄉撼之於下雖再至汜不能久惟某官則不然端平一變追配元祐社稷長久終必賴之不容而去袖手十年靈光端然矣天意所屬聖上有知公未盡之愧天下有用公未盡之恨一旦金滕啟白麻出壞局振膠絃調同堂合席者有下殿不失和氣之美分陝受鉞者無繞床措置西事之憂至公血誠可以對越奮張天步康濟時艱雖韓范之於先朝趙張之於南渡元勳盛德蔑以加矣某負譴去國狼狽出關豈無交游散如風雨獨荷廊廟勳舊之老再訪江湖放逐之臣都人目觀以為創見自山林之蹟遠徒軒廡之戀深今茲

翹材重開多士復業而其類先有物推之而去所謂命歟昔李
少卿身在絕漠之北聞子孟少叙用事不覺失喜此豈有毫髮
垂念哉士懷息舊情有感觸不自知其然而然某起卑溲据高
華如人夢游鈞天忽然夢覺本無所喪矣足追恨獨是負明主
之知辱師臣之薦常恐沒世莫白此心舊揆予麾懇辭未報吾
相播物啟擬曰俞蓋深諒孺慕之情且欲問諛慝之口矧雷微
祿仍直小龍人知罪累之已輕自覺身心之俱泰今而後入有
辭以白其大人矣出可以見魯衛之士沒可以從先大夫于九

原矣

某自端平去國絕無再入之念去歲獲隨召節望威顏猶震灼
不自持然一對之後旬月之頃徧歷平生夢想不到之境界躡
取他人十數年躋攀不可上之官職雖曰遭際君父然一二年
間便朝通英明揚密啟我公之於某可謂不遺餘力矣負罪而
行衆所唾棄我公獨飲餞之又臨訪之恩意綢繆如惜其去者
士懷知己中夕上心未嘗不忼慨泣下也願佩服承君道鄉之
訓一字不入帝城耿耿此心我公必垂察焉某自聞黃麻告廷
喜而不寐然為宗社喜為善類喜為天下蒼黔喜又為先生憂
他人當國於安閑之際先生得政於兵旱之後某之所以憂也
昔仁祖再相富公又謂歐公曰弼頃為人所讒今必顧慮不若
堅守前志竊觀近事愈加謹重豈非有所懲創歟溫公天若祚

宋之語固竦然守道在已成功則天亦名言也某昨在講筵每因燕見必進辨姦之說言語比之他人尤為苦切我公試質之於上必尚記憶反受畏禍摸稜之名寃乎哉玉音鑄諭使為平詞某不奉詔自當誅矣安敢更播之於外進不敢枉道退不敢潔名所以竭小臣之忠愛報明主之知遇也奏藁具存天下後世必有知此心者前揆知某決不能出漫界左符方以辭免未俞為苦一旦我公提筆俯察至情美職真祠不禱而獲所以保全某晚節末路者至矣盡矣自我公再持魁柄當世士大夫以至朋友親戚皆意某死灰再燃某獨謂宰相當收拾天下士豈私於門下客乎某老矣願如种明逸歸華山楊大年歸陽翟不曰是子知止皆曰吾相至公然則某之不出要亦有微助於廟堂矣

某準省劄一道除某宗正少卿寵光遠逮感涕交零某竊惟當世賢士大夫不合而去者多矣或往而不復返或久而後見收獨某甫去國即除職予麾甫辭麾即晉職奉祠甫食祠即起廢為鄉中外之論皆謂某何人乃辱聖君賢相記憶如此枚拭如此拔擢如此猶記端平初趙履常由小蓬遷此職某視趙無能為役而序進乃與之同可謂極書生之榮遇矣某厭退閑而喜進用特甚於他人放逐以來闕庭翹館常在夢寐自當奔走而

就列豈敢徘徊而控辭實以老親今年八十八歲母子相依為命跬步不容相舍臨漳近在五百里內尚不能往區區情實去歲兩申朝省言之悉矣謹具免牘一通專人詣光範門投獻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亟收新渥俾奉舊祠使士論皆曰先人老母有辭官養志之子亦曰安晚先生有招而不至之客其死且不朽

某四月初再具免牘未至間共領三月末鈞翰一通丁寧告戒勉之一出且知聖上曾問小臣何時可至某自幼識字即知不俟駕之義安敢稽留君命徘徊願望况在列諸臣或以科目或以材學自致通顯惟某無科目而錫第入館無材學而待經掌

九

制此身秋毫以上皆君父之賜而吾相之恩也神馳魏闕夢繞翹館肉身無翼恨不奮飛實以偏親垂九十日昏足弱卧起痛楚須大扶掖每朝暮上下床呻吟殆不忍聽常在膝下則喜出稍久則尋覓一郡皆知君親一致忠孝一理設使其知慕君而不知慕親能為臣而不能為子通國議論譁然而起被以匡章子之名是時吾君吾相雖欲保全不可得已區區丹赤具如前申欲鈞慈更賜敷奏先為某摧謝聖恩次及親年大耄迎而

行舍而去皆不可之狀陛下至仁必惻然從欲矣

某七月十二日承本郡遞至尚書省劄一道奉聖旨某除秘閣修撰福建提刑者游盼異握深惕危衷論譔之職素高舉刺之

推尤重矧鄉郡未嘗輕畀在前修間有此條除如某昨迫親年
力辭鄉列但欲避康章子之謗不知犯防風氏之誅荷君相之
寬恩需牧守之遠次謝牘未登於翹館除書復下於窮閭便家
庭戲綵之娛動閭里繡行之美九族相語一城聚觀皆曰吾相
之成持諸生有甚慈親之顧復愛子丹心激烈雪涕滂流某粗
從師友聞道理之言素與鄉井無親寃之累萬一不至於夸詡
得意報復任情以孤使令以辱啟擬第貼職峻恐物議未允占
籍近亦令甲所禁當辭一也先朝如蔡君謨林子方皆以忠直
有節操嚴冷無面目被選某為人欠風力臨事少決斷預有疲
輒不勝任之憂當辭二也既具楷牘一通復齊戒熏沐勒此惡

札端人捧詣政事堂欲望鈞慈特賜處分

與喬丞相

某伏準勅劄差某主管華州雲臺觀不由祈請實出記憐切自
省循第深感惧某頃由凡品擢預俊游獎遇特殊謗傷交至及
收朝蹟尚忝州麾疚心未補於前愆擢髮又遭於新劄盖以書
生之習氣不量事體之重輕輒因對揚冒獻狂瞽孔門惡訐以
為直漢法誅非所宜言以至流傳尤垂恭謹咎雖已往罪則如
新仰荷化鈞止收郡綬某於是銷聲息影甘為聖世弃人矣叢
祠之命飛落九天自昔名人多有一斥而不復者如某庸瑣何
足深惜今也仆而起弃而收倍費大丞相造化如此廕老之母

襁抱之孩歡喜相告感涕交下

與李丞相

某伏準九月七日省劄除某江西提舉逖聞誤渥戰灼靡寧伏念某一介孤寒三年閑廢踪跡久淪於畎畝姓名不至於廟堂朝無更相稱譽之交身負不敢辨明之罪居常循省盍永弃捐不自意真宰登庸群材奮起願如困躓亦荷記憐擢諸祠官授以使指不由寸援盡出至公他人放逐之而吾相招徠之他人廢錮之而吾相拔用之仰惟某官天地父母之恩何以論報捧戴除目感涕交流惟是江西名部監司高選恐非庸瑣可副使令謹因省遞之回輒露控辭之請欲望鈞慈特為敷陳俾安愚

分

粵從某官爰立以來國人之論以為廢如公儀休公如孔明敏如李文饒好賢樂善如崔祐甫裴均而又持之以正鎮之以重允天下第一義皆欲舉行當世第一流皆欲收拾雖其間或制於獨斷沮於通言然海內蓋已諒我公之心矣觀其黜陟百官進退群材苟有可采雖嫌且憎亦不終弃如其不然雖親且昵未嘗超用有上書投贄守門而不省者有掃迹滅影相去千萬里而見牧者某嘗妄謂他人謂身計故分門庭立黨與我公為天下計為人才計故泯恩怨色同異昔在韓范用心實然惟先生足以繼之方當內建皇極外清邊塵守國家制度紀綱之舊

延江表禮樂衣冠之脉煌々相業與宋匹休某罷郡未久奉祠
未滿杜門訟過絕意榮望忽準省劄除某江西提舉謬叨進擢
第切驚惶伏念某以甚庸之才負不韙之罪每與二三子者恐
悖循者慮有後禍自吾相當國然後喜而相告曰罪或者可以
已乎山間林下所望不過如此至於枚拭之甄錄之本無此念
亦無此夢何者解雷霆叵測之威一難也和鼎鬲難調之味一
難也韓公不能援尹洙富公不能雪石介又一難也今大丞相
先生之於某犯三至難着一轉語遂由祠廩徑畀使華他人欲
廢錮其終身吾相獨哀憐其末路此生有限此德無窮王通有
言通於夫子受恩罔極韓愈有云死於閣下之門無悔也某於

先生亦云

某昨蒙陶鑄江西使節已兩具稟牘推謝惟是聞命之初雖以
從弟希仁同在一路為疑然遠方尚未知希伋被論將謂需次
故控辭申狀止言資望輕淺不敢以弟兄妨嫌為詞十月下旬
忽得舊吏附至十月初七日省劄一道前備某自述後載改除
旨揮伏念某一介孤寒旁無寸援旬月之內兩蒙某官啟擬甄
錄倍費造化如此大允自江湘入廣則為遠自閩入廣則良便
蓋鈞意深念某將以恤其困窮安其枘陘雖使其自擇何以過
此矧蒙威命令不得再辭今疾速之官罪廢餘生一旦進用甚
超臨遣至榮跪受除書感泣不已東廣仕者多為風俗所移鮮

能自潔其愚無他長此行但當藥食水飲以革貪濁銖積寸累
以裕財用庶幾不負公朝選使之意不累吾相知人之明抑可
圖萬一分之報也

與游丞相

某伏準九月七日省劄除江西提舉驟開誤渥戰灼靡寧伏念
某粵從罷郡還里自知罪名稍重姑以藏形匿影為恨幸都無
復玷起廢之想天日在上實知此心諸公間並不敢通書歲一
再寄聲於釣門問寒暄而已敢謂某官主盟公道軫記孤生方
在從班有祠廩之授繼在經帷有史筆之薦及居廊廟力賜陶
鎔擢諸徒中授以使指生成卵翼恩等所天雖甚頑冥敢不銜

戴惟是江西名部監司高選恐非凡陋可副使令謹因回遞輒
具免牘欲望敷陳俾安愚分某因有忱慊敢私布之某曩曰詩
案不調十年晚遇端平暫出復處以清談妨世法猶未害也因
拙宦耗生計中始受其敝矣今冬男冠女笄家火寢迫環堵蕭
然若蒙某官造化之力辭不獲請遂可挈家就祿陳湯通貨尚
平兒女庶乎有所指擬矣更乞常以鄙抱言真之鈞抱如做文
字之類某酷所不喜蓋素無科第只合依本分做官若位置一
差犯衆怨忌為世謬笑是某官愛之乃所以禍之也豈若在外
面做粗官有俸祿足以仰事俯育哉

某伏蒙鈞慈寵賜古律詩一編若以為孺子可教者某即屏人

事細讀自日述懷八首體大而思精詞嚴而義密成己之餘推以成物光芒燦然與朱文公感興之作相為發明者也蓋其嘗為人子矣讀東下自訟生日感懷之篇而後知承順之道未至嘗為人夫矣讀故囊之什而後知伉儷之誼未篤嘗為人門弟子矣讀與後溪父子諸詩而後知師友之際有可愧者嘗為守令矣讀臨民本經術而後知政事有未善者至於自以修為未足欲友朋之夾持以獨善為未足欲頑鄙之皆化所謂與人為善者也分人以德者也及云去草寧容緩滋蘭未厭多又云不然沸鼎中可復加煎烹自昔能為此言者鮮居此位相公今居此位庶幾可以行此言矣昔葉水心常云洛學起而文字壞此論

傷於激如游揚胡文定父子文皆極工意者水心未之覽耶向使水心及見相公四百七十五篇必悔前論韓子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前輩亦云淵明不為詩寫其胸中之妙耳其妄謂相公句律尚可求之紙上若夫滿腔惻隱之心一團中和之氣學者烏能得其彷彿乎向來彼相求之先生囊橐不輕出其賤且廢於世而先生辱教誨之既已藝藏中笥傳示雲來敬勒短札仰謝私淑因有無厭之請某以序攷之此編之外雜文凡三百五十一篇蓋興寄在詩名節在奏篇言論風旨在記序題跋策謚之屬叙事在誌狀游戲翰墨在駢儷其所見者詩耳官牆之高宗廟百官之富其竊不自揆願卒受業於門惟相公幸矜許之

某茲者伏審擢從本兵進進輔大政真儒無敵吾國有人伏惟
慶慰日者鄞參去東府虛我公杜門謁告視大位若將免以聖
上察其忠實嘉其恬退而就拜焉蓋舉國以聽公矣其前引鄞
侯有所開說良以其人本不欲婚而人主強之婚本不欲官而
人主強之官惟其滋味薄而嗜慾少所以人主別作一眼看待
今我公亦無心於富貴庶幾諫行言聽膏澤可下於民矣
其前蒙誤恩畀以江右度節其時猶未聞希叔參差謂是待次
故辭免狀不敢直以弟兄同路為辭前月末間某辭免命之乃
知己荷公朝易節東廣大允自江浙入廣則為遠自閩入廣則
為便矧此闕在淳熙間以處楊廷秀林子方某何者而廟堂俾

繼前脩後塵碩雖駑鈍無以瘡人至於藥食冰飲以革汗濁積
銖寸纍以裕財用差有一日之長異時解印而去使廣人皆曰
是能潔已奉公者即所以報我公之知也但有一說不敢不預
以告如作文字之類某實不願如此位置不過又為人彈射饑
餓至死耳如八十老親何如四兒一女何惟某官終念之人情
各有便不便某便於外不便於內區區血誠梵志倒着鞵之說
也併發玉齒一笑

其首春十六日準省劄除侍右郎官此皆每某官念舊之誼高
憐才之意切因元會之除吏以孤官而竄名恩德甚厚親朋咸
喜而某獨以省愆未久起廢太驟為憂方遲免牘之回已有嘖

言之及尚從寬典仍畀舊祠某死罪死罪凡人負譴必有罪名
使天下曉然知之惟某所坐最為黜黜不明今年之劾曰圖作
南宮也明年之劾曰圖作西掖也共惟國朝清望官選於高科
異等而不選於任子選於館閣而不選於俗吏流品既異涂轍
亦殊誰倡此名鑿空架虛架其禍於米益之俗吏蔭補之庸夫
此言流播非獨某之耻也其羞朝廷辱縉紳甚矣蓋避之嶺海
不得免焉避之田里不得免焉待之十年之久而不得免焉其
實雕篆纂組童年所嗜今將耳順一字不記而惡名著人如膩
不可洗濯如癩不可熏沐每自傷悼曰身不死謗不止嗚呼冤
哉又自寬釋曰聖上方開數路以取士大臣不以一青而廢人

罪垢餘生苟未溘先但當掃去浮華歛歸平實以待清議之見
察而公朝之不終棄耳某屏居卻掃山深林密踰年無一字至
釣門獨有岩、泰山之瞻朝夕不替去冬聞經筵之召俄又聞
事樞之拜昔李少卿墮落異境絕望天日及聞霍子孟諸人用
事不覺動色某亦人耳其於相公之入也烏能無鶴鳴子和宮
動商應之喜哉顧念為國計則當勸勉一出為公謀則當從吏
勿行賀書瑟縮實以此故既而傳觀異牘至於十數凡小生所
欲忠告在明公略已盡言然而上趣迫於惟行之令下牽絆於
同升之賢則又有不可以常法論者曰本兵曰大政他人一着
脚此地必根着不肯去惟相公昔也先請老而去今也後群公

而來視荆公晚拜頭廳不辭而至者賢之遠矣其舊臘叨恩起
廢念既有免牘申省不敢不通諸府書承受人言相公未至遂
先作二揆書今以錄本申乞鈞覽恐相公因與二揆議政採擇
而施行焉幸甚其在南中嘗告相公第一不喜做文字今甲子
將一周豈是弄筆硯時及相公諸君子當朝寒士得職之時隨
分在外遷轉一兩任畧改換十年前官稱即可納祿奉親修身
俟死以從先大夫於北原矣過此若有他望天厭之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六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七

書

與游丞相

某恭惟端嘉以來上之圖任非一相上之登庸非一人然皆不
出長安城致身高位者惟某官不然始在廷以不合去後得政
又以不合去其視榮利如涕唾然天子固已尊敬而注倚之矣
名最高迹最近召最早來最遲公之素心蓋如此一旦聖意先
定告廷爰立仕者舉笏曰吾輩有宗主矣耕者擊壤曰天之欲
平治矣人心不齊天籟自鳴此豈可以聲音笑貌求者方今急
政要務曰君德曰國本曰朝綱曰邊防他人所不敢言與不能

為者竊意吾相必以身任之某獲罪輒揆退耕於野有百千億
劫不下山之誓且奏記釣門曰此生索性待公當軸安知今日
其言遂驗孟子不寐謝公折屐未足以喻喜也然晚節末路曲
荷陶鑄內陞朝序外擢職名就某分割言之千足萬足今無所
欠只是反哺情切欠一歸尔吾相昔有牽掣今造化在手為某
解卸鞍馱放逐水草使為太平之幸民可矣

某初五日準省劄奉聖旨令某赴行在奏事成命驟盼危衷增
悖伏念某素無扳援積困中傷但思空谷之逃不作脩門之夢
然且起久廢而居按察微寸勞而忝褒遷取數過多乞歸未遂
敢圖收召俯及沉淪孤忠荷君相之照相知遠跡煩朝廷之記

憶恩私所逮感涕交零某之孤危人所共知及某官當國密勿
啟擬不進不休迨茲出命倍費造化某以十年之戀闕當倍道
而造朝况明時豈易遭逢而近比不許辭免但於某私計則有
未安蓋以六十之兒上有九十之母前謂番易去鄉差遠力求
祠廩或改闕郡天日在上實聞此言設若貪仕路之向榮望親
闈而愈邈既犯天下之公議亦為名教之罪人輒以丹忱形之
公牘欲望鈞慈特賜裁酌或尚可敷陳改畀一麾不惟母子旦
暮相保亦某官加惠諸生卯翼成就之初心也

與范丞相

某十二月二十日承本貫興化軍遞至省劄奉聖旨某除江東

提刑聞命震駭莫測其繇因念去歲被論畀祠嘗勒惡札短啟
摧謝猥蒙鈞慈親洒答翰諄復溫厚固已默寓哀窮悼屈之意
及茲旋乾轉坤造化在手首蒙啟擬不待歸依拔諸散地之沉
淪付之外臺之雄劇此乃在朝卿監郎官所欲求而不可得者
某方在廢錮安敢有此夢想仰惟某官啄菀郊翼之恩可謂勤
矣某先白家廟次告親闈聚族百口一詞銜戴某筋力尚堪驅
策向者不憚入廣今江東距闕為鄰却况一閑四載寧不急祿
實緣孤危多畏一旦吾相當國復玷太驟深慮微蹤又將不安
謹具免牘一封歸命化鈞冀寢誤恩敢乞鈞念速賜處分
某今月廿六日準省劄奉聖旨某除將作監驟聞成命載惕危

衷伏念某昨閉戶而投閑未磨瑕累茲起家而司臬無補涓埃
事功繆悠風采消靡養親有請方賴曲成播物無私忽叨峻擢
由郎曹之秩序陞匠監之班聯必王官積累而後遷豈外臣夢
想之敢到仰惟某官振淹拔滯之意超資越錄之恩雖隕微生
莫酬洪造但某自揣孤危而多畏每因召用而挺灾况新命之
過優慮僉言之未允見具免牘仰干化鈞

某前月二十九日因繳違筭嘗具稟劄退而屬藁擬辭匠監之
除忽得邸報聞已改命惕息以俟至十二月十一日伏準省劄
某除直華文閣依舊江東提刑某竊惟大匠穹班以侍郎官之
久次先朝奎閣以旌監牧之有勞豈伊名論之卑允併沐寵光

之殊異旁觀歆豔內省兢惶此皆某官記夾袋之儲萬緇衣之
好解十年未易解之謗調衆口至難調之言回白日之照於覆
盆息慈母之疑於投杼遂令踈逖坐致顯融永惟吾相此恩之
尤深雖盡今生來世而莫報重念某自收朝蹟屢閱歲華前此
當軸數公貽書盈篋或便朝之密薦或廣坐之誦言徒有空談
孰為實惠某亦固窮而自守不少屈而有求及某官登冠元台
兼收多士因鈞問之下及竭鄙情而上訴者恃吾相道廣而無
黨偏也心平而無恩怨也恃吾相之追念長公而未忘先人也
某官雖愛之深主之力然前後所賜鈞翰未嘗少見幾微一旦
榻前啟擬中書秉筆乃超資越格出人意表如此乃以朝士積
日累月而不敢望者度外超拔之如此乃排群議而一手提挈
之如此身可隕恩不可忘昔^王文正公擢士而士不知其言曰
恩若已出怨將誰歸誰其繼之某官一人而已某初意實以親
年高家山遠溫清既隔夢寐不寧欲辭繡斧之榮復返綵衣之
樂冀將見祿換一虛稱以華歸涂以全晚節今為身計者皆遂
為親謀者未諧仰感弘恩之曲成俯畏清議之及責望翹材而
矯首具免牘以陳情敢丐鈞慈特賜處分

與范杜二相

某仰惟聖天子一旦躬攬大樞枚卜群公以相印屬之真儒莘
渭之舉也制麻一出學士大夫至於舉節相賀文富之拜也然

今日之事至難今日之相尤難大丞相登庸之初將慰人望必
痛革時弊必先收人心請試條前日之所以失人心者以備採
擇自昔朝廷必長養士大夫氣節以成就其聲名比年號敢言
者著清節者賢而有人望者功名與己相軋者皆為一說以沮
之求一罪以加之曰是空言無實也是嘗誤每事也是嘗主某
人也甚者毀其素履如溫公狎妓東坡販鹽之類初年有三十
餘人之薦其後取三十餘人者芟夷而蘊崇之賢者掃影滅跡
更用一種刀筆俗吏聚斂小人或瑣：姻婭以根據津要布滿
郡國一當草也自昔立賢無方比年乃拘鄉貫因惡一夫遂惡
其類因惡其類併惡其鄉喜者擢連扮揄憎者錮其州里夫惡

閩士如呂吉甫革可也不有蔡君謨陳述古乎惡蜀士如鄧綰
革可也不有范景仁淳夫坡穎兄弟乎二當草也孔明所用皆
巴蜀人材國家駐蹕吳會既未能混一西北銓選科舉多得閩
浙之士理勢則然今進退人材者曰吾惡福建也典掌文衡者
曰吾抑閩浙也昔了翁彈蔡京云重南輕北分裂有萌况版圖
日蹙又於己感之中有所厭薄何甚不祥耶三當草也分門庭
植黨與非盛世事比年以由我而進者為賢由他人而進者為
不肖夫了翁非曾子宣所引乎道鄉非呂嘉問所薦乎謂鄒陳
不受知而曾呂則不可謂為曾呂之黨尤不可為得以其始進
議其終身四當草也取鹽袋錢變經總制法而守倅壞增斛面

刷義倉而田里空枯浮鹽而盜賊起奪天下利源歸國用房而
版曹幾廢先撥邦本大失民和此其行事當革也自昔為國必
有魁壘骨鯁之臣淳化景德間以王元之揚大年重慶曆以四
諫重熙寧以三舍人重元祐而後以元城了翁諸人重比年居
緊官者一則譽真宰之圖回二則替世臣之把握至於事關經
常名教之大相視禁斷莫敢發口向非諸生倡言謀官密啟國
無人矣公卿大夫不敢論諫小臣不敢駁議乃以摺據細微為
守法以沮抑孤寒為奉公于堂參部者魚貫客邸或飢餓而死
狼狽而歸起道涂之怨嗟傷祖宗之仁厚譬如巨室積善起家
一旦衰微為子孫者不思力行好事增廣陰陽而一切反以鏗
薄欲家之肥恐無此理此其大意當革也至於格非去佞之機
括修政攘夷之次序大丞相固以身任而無俟於人言矣昔人
有云千人諾不如一士之諤自吾相宅撥秉筆之士作王
褒之頌獻祖徠之詩者必已推床盈几然而未必皆有益於吾
相也某懷昔受知之意與今起廢之恩既自課一啟為天下賀
而啟所不能言者又齋沐裁為此書少效芹曝之忠

與宰執

某昨者叨恩入奏嘗具尺牘少伸推謝共想已塵電覽某賤迹
行至泉州聞有臺劾歸至田里方見彈文罪惡如此宜肆市朝
以為世戒而明主寬洪大臣長厚不忌加誅賦以祠廩雖進莫

望天顏於軒陛然退猶躬子職之庭闈仰繫廟堂委曲全護之
力寸心耿耿寧不知息伏念某去國六年之久而又游宦萬里
之外未為公論所恕止緣某官獎譽過當汲引尤力及茲收召
果觸危機某少時雖以章句小技浪竊虛聲耳將耳順憂患摧
壓耗忘都盡常願歸耕以全晚節大臣欲進擢之見其盛壯時
也言者遽攻擊之亦見其盛壯時也向使大臣知其捐書情學
必不仰累生成言者知其倦遊念歸必不重勞驅逐也凡此皆
平日於踐履上欠工夫文勝質材掩德之所致反覆循省無所
怨尤但當改己往之過勉方來之善庶幾上不辱殊知下不
羞先訓他復何言

與高樞密

某歲首伏準省劄除侍右郎官此皆某官陶鑄啟擬之賜矯首
知皈某自度孤危必生悔吝即具免牘力言恐懼瑟縮不敢就
列之意俄聞又汗臺評矣尚蒙寬典仍畀舊祠某死罪死罪伏
念某莆之鄙人二大父知名隆乾間先君諸父皆擢世科惟某
幼而失學門蔭入仕當世者舊猶以其故家遺俗多所獎進絜
齋侍郎袁公竹隱諫議傅公屢薦於朝不報西山真公帥閩以
議幕招內史洪舍人初除以自代舉蓋諸公假借之私而非天
下議論之公也立朝之初衆以為喜獨以為憂未久果逐起廢
守表數月又逐後除廣益某官以麟史之筆當鳳閣之制推本

其家世師友次及其奏對議論王言一出多士盛傳衆以為榮
獨以為恨未幾召則逐除郎則又逐訂其所坐別無過犯亦無
賍私專云欲作文字官而已魚鳥至微猶懲弓餌其亦人耳端
平之劾此罪也嘉熙之劾此罪也淳祐之劾亦此罪也一何真
頑不靈久而未知悔悟哉况夫朝廷之大科目之廣乃使一米
鹽俗吏實受此名豈特某之耻其羞當時辱後世甚矣某弱冠
筮仕今將耳順於獄訟米鹽粗有一日之長區、素志願以絲
毫實用自見不願以文字受知於人廟堂苟不遐遺筋力尚堪
粗使豈必加屨於刖施髡於僧食馬肝而俟河清乎良由某命
運窮薄為人鑿空嫁此惡名尚賴天子聖明大臣忠厚使從閑

散以避怨憎殘年幾何但當內訟而自新固守以待察耳

與郭小坡

某伏念端平甲午起下土登周行忝與當代名流同一除書萬
人海中雖不及款待誨言然望而知為吾叔度也明公如鳶凰
縻之不可某如烏鳶彈而後去每懷清標想高致未嘗不起敬
起慕天日實照臨之某敬以某官平昔樹立見謂第一流人一
旦退居言責國人皆喜而相告曰是必能與天子宰相爭是非
可否者是必能判別忠邪者是不可以官爵誘利害怵者及諫
紙一出則又喜而相告曰正論明矣佞人去矣人心不齊天籟
自鳴誠之不可掩如此前世小人害君子或興黨禍或設學禁

各為一說以掃空其類至於妄引經訓倒植綱常禁人不得說天理民彝則自生民以來未之有向非明公正色闢之萬代謂何韓愈有言孟氏功不在禹下某亦謂正言之功不在孟氏下自此序遷諫大夫中執法天子盡行其言天下舉被其澤矣某初元召審行至三山願留西山先生幕府蓋自審不堪立朝尔牽聯一出非本謀也師死不去或者罪之所以有而申之遂又掇拾師之緒餘見之對揚或者怒之所以有丁酉之逐齒朝年餘典州數月謗咎山積退而杜門自分老死田里矣然猶孤危凜凜不敢自保及聞朝陽之鳴然沒與友人方右史私相語曰上用端人吾輩之罪或者可以已乎翹首慶霄不忘瞻戴

與吳叔永尚書

某丙申去國獨荷尚書與洪丈端明聯騎訪別歲月易得昔未知命今耳順矣張公九尺之身翰林萬丈之文何嘗一日不在心目揚右司在郡時每欲附拜大書又念得罪少公而登門未已雖合於善不吾與將強而附之論然恐非君子上交不諂之義况傳云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獲不敢求遠竊意尚書篤於友愛非但某不當自通而已前和高詞末章所謂洗空者即是采用退之聽琴之語韓與穎師堂嘗有纖芥哉妄意謂尚書樂府之妙不異穎師之琴實無他腸粵自高牙大蠡作屏洪都相距僅三百里豈不欲脩書札問專城斐縮至今猶前志也

敢謂大君子高懷曠度超出古今精筆妙墨俯逮早晚捧對驚
喜如蔡邕之得論衡辨才之獲襖帖而今而後尚書既無訖
而拒之色某安敢不源々而來乎端平從官皆已秉事樞惟尚
書猶以真學士臨大方面尚恐當軸未相孚果山既相道同
志合聲應氣求竊意旦夕必間兩社矣某官情薄親年高去春
為范杜二公好語牽挽一動非所樂也自去春屢告果山力求
清漳以便親養已有陶鑄消息矣聞直翁辭越亦求此州遂失
指擬臬事書考又踰兩月已除陳叔方為代但此距永嘉千餘
里猝未能至天氣尚熱觸熱奔走其何以堪凡人皆有劑量其門
蔭入仕內至郎監外至麾節劑量極矣更求毫芒之益是乾沒
無已時嗜進無止法也以此力辭入奏不足陳於尚書之前比
聞令嗣知丞不起妙年玉樹脆折上惱慈抱誠何以堪然斯文
命脉繫於元身更望玩老易齊彭殤使之漸遠漸忘可也

與鄭邵武

疇昔親炙每聞餘論謂他日必官君瑞明府之子以報大監罔
極之恩某與子敬左司聞而嘆服適年以來此說稍斷疇莫曉
其故豈以君瑞既歿而寒盟耶閣下為人磊々落落不忍如此
意者婦人女子有以動搖之耶或宗族親戚有來破聞者耶吾
輩處大事當斷諸心豈可謀於人閣下之官受於大監能為此
舉止是常情未為卓行萬一不能然則閣下許多英風詎槩晚

節掃地盡矣。當大監奏任閣下時，君瑞雖已登科，下面猶有三子。舍子任弟，是托孤於賢弟矣。今大監直下，遂無齒仕版者，手足之情，寧不動心？一又憶君瑞在時事叔父如事父，今叔父以他人為子孫，而擯大監子孫於門牆之外，其心猶覺不安於閣下。心安乎？知此事始末，惟子敬與不肖子敬逝矣。非不肖誰啟。糞閣下者，傳曰：使死者復生，者不愧其言。然死者無復生之理。生者見有死者之時，吾輩壽非金石，此事不早定，他日閣下何以見大監？其何以見君瑞於地下哉？去冬運管頌兄席上，曾關其端，閣下頗自感悟。別後不知又作何如。商量凡人奪嫡謀宗，無所不施其智巧。若不以大意義自裁斷，而囿於他人智巧之

內，未有不顛倒錯亂者。曷不隱之於初心，采之於公論乎？又聞令嗣新除學士，力主君瑞一房，蓋其材雖不足以望嚴君，而其德宜為鄭人之子矣。敢拜手為閣下有子賀。惟閣下反復愚言而處分焉。此事於立孫無相妨，華屋良田與吾之孫獨以一命與吾兄之孫兩得其所矣。某言之閣下，行之人必曰：潛夫景輔之益友也。以道義相期，有過必規，某不能言之閣下，不能行之人必曰：潛夫景輔之狎友也。平時酒食遊戲相追逐而已。如景輔晚節，何不覺曰：書悉吐露之，知我罪我，席藁以俟。

答南雄翁教授

僕端平初為郎，與直翁侍郎徐公同舍相好也。南來得侍郎書

誦足下及河源令君之賢侍即素強直不輕許可不待覲面固
己心敬矣便風辱書陳義甚高委教甚富益歎侍即取友之端
而恨僕納交之不早也人情喜面諛雖至親骨肉間猶有隱情
足下於僕風牛馬不相及而意氣傾倒攻瑕指疵慨然以訂頑
砭愚自任推足下之心將以其美諸身者而淑諸人也僕雖驚
怯敢不佩服然足下所以教我是也其所以自處非也自昔聖
賢著書立言者多矣曰百世以俟聖而不惑曰後有子雲必好
太玄是當時之人皆不足以知必復有聖賢者出然後知之知
不知聖賢之書與言自若也今足下之詩悠然以深其文困然
以長而又頗自貴重知者尚寡足下以知者之寡也遂有望當

世責時人之意望知者可也又望不知者焉責故交可也又責
素昧者焉足下論著如此意其中必有克賢自得者而又据科
第為師儒日不遇何至遽效阮藉之慟唐衢之哭哉嚮使足下
徒步取拜相白衣入翰林其足樂乎否也僕它无以瘡人但遭
詩禍以來灰心仕進其後復出非心思巧力所能致也然懲艾
益深謹嘿益甚天真益斷喪足下當責其拙、為佞而反譏其
皦、難全乎噫足下所責乃故我非今我也僕立朝逐於朝補郡
逐於郡起廢乘使者車僅數月爾所得俸賜斤、然事育之不
足何以致珠履而供車魚乎足下引四賢之事以相勉彼皆立
名譽建事功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僕力不任此故當付議論於

身後耳况黃卷之中皆吾師友四海之內皆吾兄弟僕之學何嘗獨而黨何嘗孤乎聞當撤棘倘肯過訪不惜面商推也

答林公揆監場

僕與足下同里閨又與賢水翁南宮舍人接交游聞俊聲仰下風之日久矣碩壯老不相侔銳情不同調常欲親炙而不敢自去歲至今足下以所著易學及詩文教詔之者三以書開曉之者亦三時先親已病僕之方寸已亂曾未一酬答而大禍至血氣摧傷性靈顛錯十事九忘不可以人理責而足下尚復不棄勵以前輩居喪講學之士誠足下待朋友之厚望朋友之切然僕豈其人哉昔人有云人言當指實寧可而說僕少時讀書粗

了治亂成敗未嘗窮經析理為文字多諧世趨俗而少古意前諸老過聽候聖上誤知猥以文史叨進用及侍適英力以不通經辭迫於威命每一進講面汗心愧然後知學力如弓分寸不可勉強也足下之所以誨僕者易學也詩文也僕於易或未能分其句讀豈能索其精微哉理學至伊川數學至漢上亦云至矣然考亭已微與二家異鶴山又微與考亭異南塘虛齋皆求新義於諸儒未發之外皆以其說陳之旃屢雖貴為侍從加以明主稱制臨決而承學之士未之能信然則足下之書縱使南塘虛齋見之明主之力尚恐未能剖鑿一世之聾瞽統一群儒之議論如僕庸瑣何足以贊美其萬一乎諸文惟有韻與無韻之

作為近古偶儻最俗下不必苦求工然不工又不可讀先朝孫明復胡安定俱以經為人師曷嘗有一篇文字行世哉考亭論荆公東坡門人能呂吉甫而不取秦少游輩其說以為吉甫猶者經書少游翰墨而已足下既為易學占得地位已高而又欲求工於定文無乃反自狹小自卑陋乎足下又條易學數端俾區別以對若主司策進士之為者僕聞程氏將沒自言易傳只說得七分足下以程氏之傳為然耶當補其三分之未發者可也以為未然耶當自為一書藏之名山百世以俟聖可也上起成鄭康成王輔嗣韓康伯下至鶴山南塘虛齋諸家之說皆當以程氏傳為準可也茲事體大他日足下學成書傳僕此膝雖不

屈於他人將為足下屈矣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八

行狀

有宋朝請大夫直秘閣主管亳州明道宮林公行狀

曾祖格故將作監簿贈通議大夫

祖適故龍圖閣直學士贈少師

父挺故奉直大夫知沅州贈金紫光祿大夫

公諱瑑字景良世為福清人龍學忠節著於朝廷沅州清德稱

於州里公少入太學與兄靖安令君璟今容州使君瓌同中淳

熙十一年進士第而公臚唱第四場屋以為盛事教授鄂州舊

例從州家丐猪羊稅錢助養士公曰事不可愧耶謝不取節縮

浮費更有餘力增田差幹辨江西轉運司公事丁母卓夫人憂服闋差幹辨浙西提刑司公事丁沅州憂服闋幹辨兩浙轉運司公事運使沈公作賓精於吏職特重公事非公書擬不下筆公詳審清介秉法据理雖貴勢無敢干以私者秩滿得旨待掌故闕執政面諭欲越次先除公謝不願既歸四年不通問執政怒起用他人久之除主管吏部架閣文字嘉定初元除國子正遷武學博士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輪對歷疏廟堂除授官掖請謁之弊且言臣待罪班行更化前後皆所目擊不知今日立政用人盡出於公乎抑猶未免於私乎其視前日有以異乎抑無以大相遠乎臣觀今世自上至下由內達外苟可遂私靡所不

至良由陛下真誠有餘剴斷不足名為更化而實未嘗更化始欲善治而終不可善治別劄言民生憔悴極矣散內帑之儲省掖庭之費裁戚畹之橫恩濫賞覈貂璫之營繕應奉以裕民可乎又言今日之財不在官不在民獨積於駐吏之家破數十駐吏之家可活數百萬之民矣寧皇嘉納改國子博士請外出知興化軍世吏所謂擊斷操切之術一不用專以教化拊循為主時楮令初變愚民生減落官吏坐奉行不度獲罪者衆前守泐此罷去告訐繁興公下令曰貿易未受價者未為行用告者已騙論已受價則予者受者俱坐罪如詔書於是無告楮者常平使者令民間各以產高下藏楮於家而委官點撞焉公曰民未

乎也請為期既而屢寬其期乃撞點又使吏戶摘語之民得以為備比去不刑一人楮價自增郡多名刹主僧例以貨取名曰實封寺偶闕僧乾沒其穀以佐經費名曰拘椿惟公與秘監葉公未不實封不拘椿而郡計沛然催科至寬縣令不識訶問細民不識追呼又取三縣夏稅一錢至六十錢戶全蠲之等三至第五等戶減半第一第二等戶減三之一寺院減五之一以撙節錢代輸他人蠲租者不過閭畸零為美觀惟公於未催之前預為約束民被實惠待吏民以君子長者未嘗設机械兩造情偽一覽洞鑒書判典嚴切中隱伏然其未卒歸於忠厚悖理之事梗化之民或接乎前公應之以靜勝之以定終無忿怒之意

有挾勢懷私而來者見公容色辭氣莫不爽然自失而去郡人愛公如父母前後太守莫能及差知全州其治如莆下車甫兩月除提點廣西刑獄公事足疾力辭新命全人聞公當去皆嗟惜一日有峒獠數輩鬻老矣造廷云公使譯其語曰好知州難得願公奏天子勿去公慰諭遣之改知袁州於是疾愈而袁人將輅公矣公曰辭遠節得近麾可乎力請祠主管成都府玉局觀既滿再任改建康府崇禧觀紹興府鴻禧觀公素清約視榮利如糞土歷二郡生業不長尺寸居室苟完無廣廈突兀之想田園僅足無牙籌筭計之入宅前籬援畧成門徑舍後花木粗分行列公處之怡然萬鍾五鼎不與易也朝廷每欲收用常

患公不可致今上御極召赴行在再辭再不允公又言臣進無
補事功退無預世教直緣拙恙歸卧山林衰悴之餘不任朝謁
惟聖朝哀憐上知不可奪除直祕閣主管亳州明道宮訓詞曰
尔端靖老成近俾來歸而抗章三四尚親鑿藥其以延閣珍祠
遂尔恬養夫飭身謹行為郡庶平者朕眷、如此則貪刻躁競
之習亦可少愧矣明道祠滿詔再任公舊患足瘍時作時愈紹
定二年二月疾動至秋不愈食益少力益健終日默坐無惰容
頤子孫滿前無媿語疾棘屏粥藥者累日整襟拱手神閑意定
以至於歿九月三十日也年七十一積階至朝請大夫公負高
科著美譽而恬澹耻奔趨緇晦無表襮故策名二十餘年終為

掌故學官去國幾二十年始復召卒不至故志業不盡見於世
每謂人不可有勢不可有名平生不喜為要官曰勢之所在不
願交聞人曰名之所在其立意如此公學貫千載文章典麗條
達頤不肯以文名手藁皆焚棄惟廷試策與奏篇偶存又有通
鑑記纂若干卷凡前世大節目大議論悉著于篇兼采司馬公
范太史胡致堂諸家之評傳以己意自奉至薄笥無新衣庖無
盛饌特喜施予族戚蒙賴晚食祠祿歲取百千別貯之更五任
得千緡置義田百解以贍貧宗公兄弟四人靖安海豐二令君
先歿公與客州使君秀眉黃髮消搖里閭時人以方二疏公臨
終家人問所欲言公曰無一事但恐戚吾兄耳娶宜人黃氏温

陵人通直郎輕之女幼孤隨母聶夫人依兵部侍郎簡肅林公
簡肅為人勁峭獨宜人語多合意甚奇之擇配得公尤相賓敬
宜人識度高深達義趣蔬食素飭安於淡薄事舅姑至孝傾橐
奉小姑奩具無吝色先公二十年卒塋於清遠里福勝山之原
二子公遇迪功即監潭州南嶽廟公選孫男四人曰觀曰同曰
合曰新一女適承議郎新通判潮州軍事劉克莊自宜人逝二
子朝夕侍公出入坐起跬步不離側家庭講肄意有所合輒喜
曰天下至樂不出閨門之內公遇使調寧化尉不忍去其親自
乞嶽祠孝謹恬退其家法然也二子將以是年十二月初八日
奉公合塋哭謂克莊子盍論次先人遺事乎克莊亦哭曰丈人
植立高望實重宜屬筆於能言者二子曰此先人意也克莊遂
不敢辭初公年弥七秩堅悍不衰自克莊悼亡公追念賢女始
衰始病悲夫尚忍言之然二十年翁婿知公深者宜莫如我狀
所述公出處去就言議風旨皆質之當世公論參以鄉閭聞見
後之君子庶有攷焉謹狀

宋故朝奉大夫直寶謨閣前淮南西路總運判官提點淮東
刑獄兼知貞州寺丞方公行狀

魯祖淵

祖憲文林郎南恩州陽江令累贈朝議大夫

父崧卿朝請大夫京西轉運判官累贈宣奉大夫

公諱信孺字孚若系出河南繇瑒而下代有聞人瑒自固始遷
莆田至金紫公廷範六子皆貴顯而少監公仁岳之後最蕃公
其八世孫也生有異質襁抱中能誦書九歲落筆屬文京西公
守庐陵公猶少角周丞相揚誠齋見而驚曰天才也呂郊恩補
將仕郎京西服闕授番禺縣尉諸公爭致之幕下才望傾一府
盜有劫海賈者公曰鼠子敢尔自拏舟往盜方聚沙上分鹵獲
見尉至皇駭欲趨舟取械公先使人負盜舟去矣悉縛上府不
軼一人秩滿改承務郎下嫡母葉碩人憂服闕知蕭山縣丞浙
東帥錢公象相授刑傳公伯成被旨措置慶元海道檄公往來
區畫悉有條理二公亟稱於朝差兼淮東隨軍轉運屬官未幾

復還蕭山先是權臣首事既得泗州謂中原可長驅及諸將潰
歸虜傾國大入淮漢騷動朝廷悔悟會虜亦厭兵駐軍濠州先
遣韓元靚來和議有萌芽矣督師樞密丘公宐一再令帳下壯
士遺虜書最後陳壁君玉往皆至濠而返終莫得其要領近臣
多薦公可專對有旨赴都堂稟議開禧三年正月三日也既至
諭以使事公曰多事之際不敢以母老辭但開蒙自我虜問首
謀當何以對權臣懼然起謝借公朝奉郎樞密院檢詳文字充
知樞密院叅謀官持督師知院張公岩書通問全國行者元帥
府至馳至濠虜帥紇石烈子仁在焉止客於獄露及環守絕其
薪水官屬或灑涕公叱曰汝濠大辱國虜畫五事要公我曰反

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於古無例稱藩割地臣子不忍言虜愠
曰不望生還耶公曰某來時已寘死生禍福於度外矣論辨甚
父子仁不能難遂至汴見虜左丞相都元帥元顏崇浩虜以天
獄二字榜傳舍曰此非濠州比公曰事須商推何至以威脇人
崇浩使二省龐趙者來持五說如初且以無故興師咎我公曰
本朝不旋踵追悔所以歛兵約和虜曰正為無兵可歛公曰豈
無泚水八千之衆虜曰縛送事既無例姑置稱藩割地莫有故
事否公曰惟靖康嘗割三鎮紹興以東朝之故暫屈已今日願
可引用耶此事不獨小臣不敢言行府亦不敢奏時逆曦以蜀
附虜龐趙服公雄辨有張儀舌在西蜀唇亡之謂公請面見丞

相決大事崇浩坐幄中陳兵見公使人傳諭云五事不從旌旗
南指樓船東下矣公欲稍前白事崇浩曰事止此無可議者遽
授報書期公再來決和戰四月公至在所詔公通問宣勞轉三
秩御劄令侍從兩省臺諫條奏所以報虜者衆議還俘獲罪首
謀增幣五萬如紹興公再往龐趙來迎虜聞曦誅氣頗索然猶
執初詞公曰本朝諸臣已謂增幣為甲屈况名分地界哉虜問
其故議公曰議者以曲全勝負較之皆云本朝興兵在去年四
月若貽書誘曦在奉年三月也若雖得滁濠等州我不得泗連
水乎若夸昏浦橋之勝我不有鳳皇山之捷乎若謂我攻宿壽
不下若圍庐和楚竟何得乎且五事已從其三猶固執不見德

不過再交兵耳揚行密尚能以數州之地自立本朝幅員萬里
江東將相豈久下人者龐趙見公慷慨忠到始微露其情曰稱
藩不從當以叔為伯地亦不必割歲幣外別致犒軍錢可也公
揣虜技止此力執不可密與龐趙約定數事如遣使草誓之內
龐趙取公手記為信崇浩面授公書六月復命再轉三秩用王
抃例差克通謝國信所叅議官奉國書誓草及謝許百萬緡至
汴虜盡變前說易二省差領客龐趙不復來矣崇浩怒曰所畫
事未從何遽以誓書使名來面責公不曲折建白且有誅戮禁
錮語公不為動一日使甲士擁公庭下答狀公曰待行人如此
耶崇浩遽謝公歸館二省差來曰此事非犒軍錢可了別出畫

定事目公曰正緣歲幣不可再增故以通謝錢代之今得此復
求彼某有頭壁俱碎而已二人曰龐趙誤公曰丞相誤龐趙
又曰丞相欲公等公曰辱命歸六死不若死於此議不決會蜀
兵取散關虜益疑講和非廟堂意且屢詰權臣無書公猶異事
成移私覲書帖若權臣遺崇浩者九月公還自劾待罪朝廷謂
公失事體奪三秩臨江軍居住公自春至秋三往返矣炎沙烈
日僵屍滿野公仗節轉仄蟲蛆臭腐間儻從道斃相屬公神閑
意定自若始受命入白太安人曰王事不可辭願勿以兕為憂
公知虜內困韃靼雖黽勉出兵与我相持而力屈情見勢不能
久所求皆拒不予直欲以口舌弭兵又每許首謀意指權臣公

但以鄧友龍輩為對虜恨公不少屈措故其議壞於垂成而王公柝出使矣公雖貶方奉使之名滿天下時年才三十至臨江以詩酒自娛江湖士友慕公盛名多裹糧從游明年和議成與虜通幣亟送權臣首皆公昔持不可者王公既以功擢用奏記廟堂云方某辨折虜酋于疆項未易告語之時及柝往權臣誅矣事皆勉從矣方某當其難柝當其易每至軍前虜必問方某安在且謂暑行者三不委頓車上已可伏矣公論所在敵人亦不能拚詔公自便除通判肇慶府復奉議郎商寇竊發經畧司檄公督捕雄韶而諸臺辟知新州未上有旨令同廖提刑德明措置收捕就知韶州首封崇張曲江余襄公墓時江湖屬邑多

燬於賊惟韶境晏然禽赤水崗賊首戮之又謀募鄉導擣巢穴布置已定朝廷用招降之說而止轉承議即移知臨江軍以嘗謫居辭知道州郡有不檢士十輩號十虎力能使監司逐太守公下車立竄首惡飾瀟溪祠作太史閣與萊公接對尋元次山遺蹟表出之除提點廣西刑獄閱屬郡滯獄有踰十年不決者有一事株連數十家者公件畫條析以聞詔下一日破械縱數百千人始揚公方按部以風力自任疑南官例有賍蒞擿無虛日守令竄繫尤衆公攷罪虛實多奏釋之單馬行部內訪民疾苦荒鎮惡縣無停驛處張幕野宿以為常足跡未及者四海外四郡耳轉朝奉郎除轉運判官紹熙間京西公實持漕節定鹽

法改客販為官般奏罷歲解鄂靖錢十一萬緡廣民德之及公
踐世職父老即永寧寺西廡祠京西公文公詞伯俱有歌詠記
述焉公深知益筴利害操幹裁樽自出新智漕計沛然以其餘
新學宮增士廩創類試院又蠲諸郡鹽逋三十六萬緡曰此皆
積壓日前官吏失陷之數蓋有身死家破子若孫拘係未脫者
拯伐國家元氣多矣吾捐此錢所以廣聖恩承先志也遇僚屬
有恩意歲舉先孤寒後貴要雖小校裨將皆能得其歡心有不
幸者公必歸其喪与拏焉弭節四年再攝帥聞威信行於一方
除提點湖北刑獄未行召赴行在奏事入對除大理丞於是邊
事復動除淮西轉運判官未行改准東兼提刑兼知真州始至

眇州城曰是中惟官寺營廡庫廩耳民旅皆居城下城誰與守
請築翼城圖上不報嘗登高覽望知城西北當風寒即北山匱
水焉繚以石隄廣六里長二十里決之則西北可為海身率各
築旬日匱成設醲賞謀虜覈都兵新旗幟金鼓增弩礮治簡
石渠答深壕塹高羊馬墻日不暇給然賓客觴咏之樂亦不廢
郡人先懲開禧事多聚保沙上公携百口奉太安人居官淮民
復業日衆醴酒之利倍增減官私屋賃直十之三徙瘞戰骨三
十七窖於高阜軍民感奮轉朝散郎虜入盱眙游騎出歿天長
六合間公乘小車尉拊令民勿清野帥司移文報揚州已乘陣
公方就寢鼻息如雷通判求檄携家渡江公劾其搖衆客曰公

以死守是也如壽母何公曰吾母雖憊殊有晉人伏劍之風制
帥尚書李公珣趨揚州督師公夜乘小舟掀舞巨浪會於黃天
蕩中秉燭劇談謂盱眙擁重兵閉壁不出楊楚堅坐自保彼深
入不足恠又言虜頓兵月餘過城不攻掠野無獲方且夕出剽
民牛羸豈復昔日之虜哉誠得尺寸柄號召諸將願身為士卒
先虜可一戰平也李公擊節曰君言差疆人意將檄公督戰虜
拔寨去矣山東始內附公抗言豪傑不可以虛名駕馭英雄不
可以弱勢填壓宜選有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莫府山東以
主制客輕以重馭輕磨以歲月翦荆棘為沃野化盜賊為耕農
不特外邑山東內固江北而兩河固在吾目中矣朝廷未皇也

歸附人李全新立功公遣以金盃戰袍舟載麥麩酒壺釀其衆
節制司疑公撓權公又論劾豪吏所親多諫止公正色答曰彼
以勢此以理吾買草屨行矣既而諛甚交起詔別興州郡後省
駁奏公徙家沙上以為民望遣饋山東是謂侵官降三秩免歸
時公家固在城內未嘗徙也其後虜薄儀真守將洩水賈退寇
城全翼城竟築山東河北建節制鎮撫大使皆如公言公先卜
第城南主是奉母居焉中堂作複閣扁以詩境鑿田為壽湖中
累海石為山環植荷柳松菊間著茅亭木棧徜徉其間若與世
相忘者差主管華州雲臺觀叙承議郎寶叔授朝奉郎祠滿改
建康府崇禧觀公氣稟素強初得疾覺大熱以蜜拌梨橘漿盪

飲之由是胃弱惡食或勸迎醫旁郡公曰吾貧至此豈復有人
獲賞卧閣八旬神情不少衰病革賦詩數章手執如意顧小史
張武侯像屏間又輿入太安人卧内嗚咽問起居以嘉定壬午
臘月二十有六日卒年四十六朝廷嗟惜轉朝奉大夫直寶謨
閣致仕人知君相待公之厚而悲公之不及見也安人葉氏亟
相正簡公孫賢淑有志操素羸治公後事辰瘠不能起後半月
卒太安人林氏公生母之悼念兒婦閱五月又卒二子左鉞迪
功卽德慶府司法參軍左繩文林卽昌化軍司戶兼錄參孫一
人左鉞等將以癸未十一月三日壬寅奉公及太安人安人之
喪合塋于侯山公自號紫帽上人又曰好庵塋處蓋紫帽之第
三峯而好庵扁墓廬云公美姿容性疎豁豪爽幼及交平稼軒
陳同父諸賢安公面素不識公一見握手如舊晚開宣幕辟公
參謀不就與李公璧吳公獵傅公伯成尤善公才高士方橫潰
衝決他人莫敢措手公談笑直前當之常慕王景畧劉穆之李
文饒為人及擯不用袖手怡然亦無鬱、不平之意自改秩終
其身不乞年勞服色澹於榮利如此人視公若磊落宏放而公
內行極飭事毋盡孝粥藥必親太安人苦風痺常自扶掖卧起
默禱于天願減美十年益母壽事兄如事父疏姻遠族皆收卹
貧不能喪塋嫁娶者傾橐助之素不喜治生取金帛如糞土出
疆時流民環繞公以千萬盡散賜金與之尤好士所至從者如

雲閣居累年家無擔石而食客常滿門蒼頭廬兒多散而之他
僅存侍妾數人後二辭去歲飢猶斥賣書畫煮糜粥施棺以惠
流殍屬纊葉安人鬻冠珥乃克殮公有山水癖好游羅浮一月
忘歸既探禹穴觀黃河度桂嶺浮沅湘登衡嶽而涉洞庭彭蠡
矣由淮東歸度暑序阜與黃寺丞幹李司直燔縱游南北兩山
豪墨淋漓天下有山水處鐫刻殆徧道泉與真公德秀留公元
剛登九日山距城二十里西淙瀑泉千丈飛落雲杪公見之大
喜曰此豈城雁蕩開先而千百年無人知者即募壯夫平險通
道絕巔銀河觀下為玉虹亭曰吾老於此矣匹馬一童興至即
往一月中率半宿瀑上公貫穿群書為文未嘗起草初若不入

息細視皆平夷妥貼無斧鑿痕嘗從山陰陸公游問詩陸公為
大書詩境二字龍泉葉公通靳許可晚有文星直莆中之句蓋
為公發陳即中孔碩見公近作日漸趨平澹矣平澹詩之極致
所謂中庸不可能者有南海百詠南冠萃藁南轅拾藁曲江嘯
咏九疑漫編桂林丙三集擊缶編好庵游戲集皆板行出嶺後
詩文三卷壽湖藁一卷通問語錄三卷藏於家克莊少小親公
晚受公薦公退居克莊亦奉祠日相從於荒原斷澗之濱歸自
嶺外公已危懼尚搢衣起坐相勞苦因泣下數行訣曰以後事
累子葬有日左鉞請狀公之行克莊曰公門生故吏多宜擇所
付辭既不復念公被選使虜先君為樞屬實預其議淮東事項

游江淮幕府目擊廣右事聞之桂州父老故詳著之以俟君子
為謹狀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八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九

行狀

有宋龍圖學士光祿大夫致仕贈開府儀同三司傅公行

狀

曾祖裕之故朝議大夫贈太子太保

妣廬陵郡夫人錢氏

祖察朝散郎吏部員外郎贈徽猷閣待制累贈太師謚

忠肅

妣齊國夫人趙氏

考自得故朝奉大夫直祕閣累贈太傅

妣秦國夫人李氏

公諱伯成字景初其先自大名徙鄆高伯祖獻簡公再徙孟之濟源至忠肅公死節宣和中原離隔傳氏流寓泉之晉江家焉公幼凝重不妄嬉笑方秦丞相擅國太傅與客擁爐語及時事公忽指爐灰曰是非嘗炎上者耶客皆驚異年十二秦國疾草然臂祈哀居喪摧毀齊國拊而教之公發憤自勵與兄樞密同卧起看書至夜半未休齊國常扣窓語之曰宿火於某所有煨芋或餅餌在焉太傅守莆參政龔公茂良年尚少太傅命諸子從游既而龔公仕於泉每訪公兄弟蕭寺視其寢處憮然曰人不堪其憂及觀其文則又欣然曰咄咄逼人矣尤為鄉先生寺

丞黃公某所稱隆興初元與樞密聯名擢第調福州連江尉試中教官教授明州以年未壯不欲以師自居日與諸生論質往復後多成材魁多士登朝著居館閣者相望也秩滿入都梁丞相謂公曰君盍為祭酒屬適某居鄉嫌聞史太師欲薦君此可以進擬矣公遜謝乞教授南外宗學首以語孟中庸大學次以它經子史立為次序俾士習誦其尤秀異者別創大雅齋居之以薦者改宣教即知福州閩清縣丁太傅憂服闋改連江縣東湖聚九溪之水溉田餘二千頃歲久隄壞公即下流南港伐石為新堤三百尺迄今蒙其利罷海錯之饋禁官買之價以身為準寓公宗室莫敢異者連師監司相繼上公治行有旨赴堂審

尋令待院轄闕於是名在公上者十餘人留丞相將越次出命公固辭踰年始主管官告院建言遠方陳乞磨勘為吏邀留中間歲月弃不可用被受少緩或妨奏薦請以馬逆法計訃書于告背俾為被受月日士大夫便之至今除司農寺簿兩拜疏請光宗過重華宮除將作監丞韓侂胄擠趙丞相去國呂祖儉以上書貶黨論漸起公諫寧宗曰陛下踐祚之初忠讜者未褒狂妄者或譴小大之臣震惕恐懼臣願兼聽遠覽毋使下竊直諫之名上有罪言之謗又奏淳熙之末並任兩相引用人材各有向背至於今日彼此相攻不極不已夫天下之勢猶操舟平則行偏則側前日之勢有所偏今日之勢有所激而已甚臣恐

前日之舟偏於左今日之舟復偏於右也前對日有折簡諭公行進用矣冀於奏篇少婉其辭公曰此言胡為至於我哉迨上前疏以親嫌改太府寺丞出知漳州治以律已愛民為本推朱文公遺意而遵行之始創惠民局以革機鬼之俗由郡南門至漳浦為三十五治道千二百丈郡人磨崖甘棠道旁以紀其惠二費一出於所却例卷知撫州朱至除湖北提舉常平茶鹽事舊以義倉錢佐用度公曰此豈使者公帑耶一無所取梁興者故隸岳侯軍官至橫行遙刺死無子鄂州以戶絕法没入之公為立後以其貲分給諸女軍中感悅辰守慕容繪以韓侂胄姻援貪恣不法公將按治有洩其事者改成都路提點刑獄公事

華容饑公既易節猶發廩委寓士董君道隆亟往賻賑民免流
徒憲地寓于嘉定地接蠻夷虛恨部族在峩眉縣羊山大江之
南並江省地尚多土丁耕種時遭剽掠而控扼之寨乃在江北
不能援一日土丁追殺蠻之犯境者七人制司逮捕甚急公遺
書曰是為蠻報仇也制司就以諉公乃相要害創寨柵三所以
護江南耕者蠻不復為患雅州不以時支軍士根幾為變公攝
漕事發本司錢檄鄰郡俸支散且戮為首人然後劾其守臣因
考見郡計匱乏之因為請朝焉召對言國家中興僅有天下之
半而養兵數十萬民力弊矣山東西將相所出之地皆非我有
人才不如昔矣謂宜勤而撫之養而用之以備緩急而牧養之

吏聚斂干進貪黷營私者有以傷陛下之民力議論之臣好惡
不公是非不明者有以壞陛下之人才臣願選擇良吏以培固
根本擢用端人以保全士類又言蜀自行錢引貫收頭錢三十
紹興初增至三十八今增至六十四矣莫若減損其數或謂所
贏二百萬緡軍之費出焉非可遽減臣嘗會一界兌引二千三
百餘萬實收頭錢一百五十三萬銷折不至者又六七萬今若
減半再歲一兌總所歲折纔三十四萬若總計之臣能節浮費
歲認若干朝廷給度牒以補若干則當兌之年引價不至甚低
矣上嘉納除工部即時權臣將開邊語尚秘密公論對首言天
下之勢譬如乘舟中興且八十年外而望之舟若堅好歲月既

久罅漏寢多苟安朝夕猶懼覆敗乃欲僥幸圖古人之所難臣
則未之知也行都大火延及相府同舍即相率唁相君有以爲
偶然者公正色曰天意如此官師相與規警之時也乃以爲偶
然耶貪相色動詔求直言公陳三事一曰失民心火災之餘商
賈已困官市民物乃不與直前尹曰姑俟有餘後尹曰非我所
市版曹所當給者又復展轉歲月非禦人於國門而奪其貨乎
二曰隳軍政方今諸將非由才進例以賄取臣在蜀道則聞關
外之軍以掎剋而幾變道建康則聞御前駐屯之兵以掎剋而
多死何以責士卒用命乎三曰啟邊釁分命重臣大發錢粟人
情洵臣固知朝廷無輕舉之議然恐邀功者有包藏之心特

才者起迎合之意陛下與大臣不察而聽之則天下岌岌乎殆
矣於時應詔者鮮從臣亦未有請對者公極言朝廷無骨鯁之
老班列習揆媢之俗一時從臣感愧其言除右司郎官初公受
李文簡公燾之薦與及仲子參政壁游素厚李方直舍人院公
謂李邊事至重外傳將出元樞宣威江淮有諸李曰有之公曰
用兵之法當審彼己內治不立何暇外圖若預此謀非獨一身
一家利害舍人宜深息所以爲家國計者李感悟既而元樞不
果行兵議亦暫止一日貪相爲僧緘訟牒求擬判公堂白其不
可蘇師旦方承密旨公屢却其私情貴近皆不悅除司農卿湖
廣總領始至密院咨日其宣上旨以曹徐盜發虜境騷重令預

為備襄鄂戎帥往亡遣忠義人出境奪戰馬殺吏民公為廟堂
言探報未必皆然為天下者惟信與義大義苟未能伸莫若守
信待時今兵財俱困而安動以疑敵某寔憂之有刑餘董達者
聚黨跳河為虜襲逐公抗言國家既未能滅虜不宜戰敗盟約
盜由我境彼則有詞乞戒將帥毋生事繼與江陵帥侍郎劉公
甲連名論之不報復為長書反覆諫止而鄧友龍以搖動國是
劾公罷矣後籍權臣家公書尚存權臣題異議二字於其首起
家除浙東提點刑獄公事越多富賈賄交權要公犯法前帥嘗
發一塩商之姦遽除邊郡公既攝師不為動遂竟其獄時調兵
戍邊所至剽殺餘姚令至闔戶不敢出公行部適至捕黥其倡

亂者餘批驛券遣之自是往來帖然又攬手投募幕府誤澀其
手背其徒譁譟公呼官吏詰責叱吏下曰黥汝以謝譁者少止
猶以誤澀為言公笑謂曰當改為方勝取勝之義皆欣然列拜
於庭朝廷方憂海道命公與制閩協力備禦公條上便宜數事
除直龍圖閣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先是團聚民兵以教海舟
無巨細皆拘集戶然一燈以戒夜公曰此徒煩擾何益散民兵
還保伍縱海舟之不及丈尺者罷然燈民情大悅諜告虜抽鄧
友兵至賓州與高麗相犄角堂帖令遣間探公言鄧州近襄陽
賓州在黃龍府相去遼絕必絕揚此虛聲欲使襄陽弛備高麗
隔巨海萬里之外虛實難知但當謹固封守或言權臣有異圖

公曰彼首興兵端兵敗方謀身不暇安有此同官有請繕壁壘
寓公有乞統民兵當要害者公一鎮之以靖後果如所料嘉定
改元召對一論前日失於戰今日失於和小使雖返要求尚多
陛下不獲已悉從之矣使之知議成猶可以紓一時之急否則
虛帑藏以資敵人驅降附以絕來者非計也為今之策雖以和
為主宜惜日為戰守之備二論權臣之初畏人議已意所欲為
天下雖知其非而舉朝莫不以為是及其久也是非顛倒而不
自知竟以此敗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以前事為師以至公為
心則是非明而利害審矣三論本朝治效之盛夔絕前古非獨
帝道之隆亦有內助焉惟是彤史既廢罕有紀述乞命儒學之

臣於本傳之外博采文書所載先後懿美以為后範上皆首肯
除太府卿充殿試詳定官尋除權戶部侍郎貪相貶曲江詔沒
其貲有司併錄其行橐公聞之曰已甚矣請給還之版曹比較
之法率用新錢填舊欠歲額既紊殿最非實又經總制錢額有
重輕催有難易建越鄞常負殿台秀常居最乞會諸郡實發之
額紐計分数增虧而行賞罰焉朝廷從之四川總領所乞以金
銀收回九十界錢引六百萬仍令起赴封樁庫公言蜀自兵興
財竭宜樁留以備緩急經筵進故事引夏侯勝燕見宣帝乞用
儒臣出入禁中應對顧問公初自鄞召鄞人或來見曰諫坡之
命將出矣公曰昔聞之梁丞相臺諫若與廟堂異議則天下事

無一可為若某居言路事求其是固不敢立異 倘欲如近世
言官穿鼻之為者某有去尔冀其以此語達廟堂而其人不可
達也除左諫議大夫公謂諫官以拾遺補過為職今彈摘細碎
官失其守莫此為甚首論更化暮年前弊皆在此猶大病方瘳
所以致病者不能盡去他證或生莫之能療矣又言禁中賜予
間或過差儉於身而侈於人與不儉一也願愛惜內帑以佐邊
用史丞相弥遠初拜麻詞有昆命元龜之語視尚書思方即闕
以為不當用乞貼麻御史劾倪公罷之公固對及其事上曰倪
思過當者再公思固過當但恐摧抑太過遂塞言路乞明詔臺
諫侍從竭盡底蘊勿以思為戒高似孫當獻侂胄九詩皆有錫

字公論其有無君之心丁常任以嘗諫用兵卒復公言常任始
結魯觀後結蘇師且前日之議非真知兵之不可用受教於師
且尔李参政謫居撫明公言侂胄之誅璧與有力不酌近功乃
追前罪它日負蒙之臣不容以功贖過矣公之未為諫官也嘗
言方史公謀韓若事不遂其家先破韓誅而史代之勢矣諸公
要相叶和共濟國事若立黨相擠必有勝負非國之福又勸錢
丞相象祖安危大事當以死事小口差除何必乖異及拜大坡
朝士有善公者來曰宜先搖左揆之客公答以不敢章公良能
為中司以二相不咸有所左右公不樂其如此益堅壁或致右
揆之意云旦夕除執政矣公歎曰吾豈傾人以為利且可以官

職餌者哉遂力論朋黨之弊曰此以此為善類孰肯於奸黨彼以彼為君子就肯安於小人今在朝之士與四方宣力之臣其進用固非一轍臣願陛下公聽並觀不以某人所薦為賢某人所引為不肖略所從於既往責實効於方來可也又乞催修后範黃侍郎度出知福州上疏留之閩人吳回坐與侂冑分益壽慈宮寶物貶貲產入安邊所俄有旨給還其孫俊鄉公爭曰漢斥石顯寶并書子徙歸故鄉俊鄉罪人子孫不宜侍禁中貲產宜勿復給疏入改權吏部侍郎辭不拜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邊民之流徙者軍伍之逃亡者賑恤區畫各得其所錢楮中半之令既行復令以三七分支遣公曰他費猶可如兵何乞以

一色見錄給諸軍又請綱運全解會子至今行之蔡聘君元定謫道州歸葬建陽雪其冤于朝贈以初品官陞寶謨閣待制知鎮江府全活饑民瘞藏野殍不可勝數制司欲移焦山防江軍於圖山石碑公謂虛此寔彼利害等耳包泆居焦圖之中不若以兩寨之與迭戎焉制司不能奪圖山寨兵素與海盜為地公廉知姓名會郡都試捕而鞠之無一逸去者獄具請貸其死黥隸諸軍提刑劉公燦護客至郡密語公曰待制希惲趙公薦公於東宮矣公曩在連江趙公為郡戶掾雅敬公既別不相聞者數十年至是莫知所以相薦者因慨然曰自平生出處有本末今老矣越明平當致其事何以薦為哉請祠至再三進煥章閣

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嘉定四年也八年召赴行在再辭不獲
行至莆拜疏曰臣病不能進矣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玉隆萬
壽宮十年告老不獲提舉鴻慶宮十二年復請老退顯謨閣直
學士通奉大夫致仕今上御極陞真學士落致仕予祠錫帶公
因辭免力進昭圖天常扶持人極之說曰陛下思大舜事親之
心常若於不及推帝堯睦族之仁益求其未盡天下將靡然從
之豈待加惠一二耄耄之臣而後知勸哉疏累上最後獨拜進
職之命詔進一官久所請胷慶改元御筆傳集揚簡皆先朝耆
舊朕所簡記召赴行在令所在州軍以禮津遣尋除寶文閣學
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雖力以老病辭而愛君憂國之念不少

袞聞評事胡夢昱生論事貶蹙然語所親曰慶元初呂祖儉之
謫吾為小臣猶嘗抗論今蒙國恩叨竊至此吾而不言誰當言
者遂封上曰陛下比詔內外大小之臣有所見聞極陳毋隱且
命之曰言或過直毋悼後害臣欲條世務少裨萬一而耄及至
昏莫知所言忽聞小臣有以上疏削籍收荒者詔墨方新遽反
初意就不驚駭夫論事而加之竄逐求言而繼以威怒傳播天
下豈能人已知所言事但以為應詔上封之故轉相告語箝口
結舌臣恐陛下不復聞天下事矣方今內無良吏田里怨咨外
無名將邊陲危急而又廉恥道喪風俗益媮賄賂流行公私俱
困謂宜君臣上下憂邊恤民以弭禍亂柰何今日某人言事未

幾而斥之明日某人言事未幾而又斥之甚則如上疏者以共
工驩堯之刑加之矣昔韓愈論後世人生奉佛運祚短促憲宗
大怒將抵以死自崔群裴度以至戚里諸貴皆為愈言止貶潮
州尋復內徙今上疏者么磨非可愈比無在列之臣無一為言
者萬一死於瘴癘陛下與大臣有殺諫者之謗垂之史冊有累
聖治臣垂盡之年與斯人相去若風馬牛之不相及獨以受恩
優異効其瞽言不報累辭新命至二年六月除龍圖閣學士轉
一官提舉鴻慶宮復辟公年雖高飲食起居皆無異獨耳聽差
重尔每稱人之善不啻如已出語及姦人謾國小人害君子詞
色俱屬不少假借聞朝廷行一善事則喜悅寢食有味或不如
意則憂憤默坐竟日達旦卒以此致疾屬纊索紙筆自草遺表
始述遭遇末陳時事畧曰在廷鮮骨鯁之士持論之重厚之人
雷霆多震驚之威雨露少沾濡之澤慙惻怛之意未孚於中
外安靖和平之福未集於家邦遂使既退者雖佚而多憂苟容
者貪榮而競驚為此不已究將若何伏願陛下深思王業之
至艱不以天位而為樂獨觀萬化博謀群臣上言者明辨其是
非獻計者先審其趨向退諛旌直進善斥姦淑慝彰而人知勸
懲上下孚而事無壅蔽必群心之聳動隨上意以作興內治既
修外虞可弭臣形神久瘁藥石罔功將即夜臺猶慕尸諫草畢
亟命繕寫時答詔下盥櫛更衣將力疾抵拜因發免櫝遺表既

衣朝服覺瞑眩不支就寢猶口授別親舊書藁遂不起八月十
二日也年八十四詔休前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致仕贈開府
儀同三司傅氏自獻簡以論諫顯忠肅以節義著太傅以高才
稱公襲忠孝之嫡傳備家庭之全美而又受學於朱文公常以
君親為重利祿為輕策名三十年始登朝列富貴在前未嘗少
貶以求合為都司總餉以沮邊議去為諫議又以忤貴近去自
嘉定辛未至寶慶丙戌杜門却掃者十有五年晚被聘召正張
禹孔光顧惜子孫不敢斥言王氏之日也公方歷疏時宰弊政
極論綱常倫紀毅然以不貲之軀犯不測之禍欲以拯遷客
災荒之厄非獨不為身計亦不為子孫計矣至於遺表詞氣慷

慨神明不亂豈非洪毅忠壯鞠躬盡力而死生禍福之變皆不
以入其心歟公有至性言及先大夫輒流涕太傅贈官台司公
俸告墓下號慟幾絕歲時薦享如臨其上筋力既衰拜跪猶自
力奏薦先從子後諸孫族有零丁孤苦者皆收字而經紀之常
謂世俗多厚妻黨若父族之親睦者尚一二至母族則不沒顧
矣故公於趙李二家恩義弭篤平生廉儉歷官五紀始營教塚
於祖居之右自為上梁文曰田里交驩尺地倍買鄰之費子孫
可守一椽皆賦祿之餘人以為寶錄小圃植竹千箇雜以花卉
扁曰竹隱池可泛舟堂可讀書幅巾筇杖與隣曲親舊徜徉其
間晏如也公博極群書為文師外大父雲龕李公溫潤條鬯晚

筆尤健有文集若干卷奏議若干卷手記朝家故事寔前輩事
迹曰耄志若干卷藏於家所薦多知名士朝廷或朱拔擢有屢
薦而不已者娶某國夫人皆王氏禮部尚書大寶之女子男三
人某上官次某上官女二人知潯州王彥廣故通判紹興府連
三益其壻也孫男六人某上孫女三人某官某官其壻也某年
月日諸孤葬公于南安縣金雞鄉崇順里蘇嶺原門人陳安已
誌其壙某復據其言行之大者以告太史氏謹狀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九

後村居士集卷第五十

行狀

宋資政殿學士贈銀青光祿大夫真公行狀

曾祖 贈太子少保

妣陳氏贈咸寧郡夫人

祖京贈太子少傅

妣周氏贈始興郡夫人

父嵩贈太子少師

妣吳氏贈縉雲郡夫人

公諱德秀字希元浦城縣遷陽鎮人四歲受書立成誦入小學

夜歸嘗寘書枕旁燈膏所熏帳皆墨色群兒休沐聚戲并取其書卷兼熟之矣官師薨吳夫人力貧躬織維持家公得一意於學弱冠再貢於鄉擢慶元己未乙科調南劍州判官改乙職業不以高第勝流自居中開禧乙丑博學宏詞科闈帥蕭尚書達羅致幕下陳相自強家盛暑訟人索僦金公判其牘曰丞相方憂邊思職顧肩乙及此乎持金華李公誠之莆田陳公宓皆仕於福唐公與游甚惟踰歲以太學正召嘉定改元遷博士為禮部點檢試卷官樓公鑰倪公思方典舉獨異待公樓公盡告以文獻之傳且許其致遠倪公為言立朝行己本末甚詳公終身佩服焉輪對言為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不可示人以易窺增幣

函首虜將闕我又言慶元以來柄臣顯制立為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好名士大夫志於利祿靡然從之以慷慨敢言為賣直以清修自好為不情流弊之極至於北伐舉朝趨和而爭之者不數人今既更化當先破尚同之習召試學士院奏篇言古今之變非兵財之足慮而國勢人心之可憂宜防近習用事杜小人復進以雖持國勢拯淮民流徙以係屬人心除秘書省正字為御試編排官兼玉牒檢討官遷校書郎輪對言暴風雨雹螢惑蝗蝻之異固條上四說漢初元延光間暴風翼奉以為左右邪臣史臣以為親譖曲直不分之驗今名雖好賢實則喜倭災異所緣而起也陰氣之精凝而為雹劉向以為陰

賜陽孔彥季以爲陰垂陽之應今一二詔旨或從中出致異之
原其或在是熒惑南方爲禮爲規禮虧規失則罰見意者事幾
未盡察邪正未盡知乎春秋威公五年螽漢光和元年蝗說者
以爲貪虐取民蔡邕以爲貪苛所致意者賍吏尚多邕直未戢
乎兼沂王府教授每因誦說迪以正理兼學士院權直遷秘書
郎輪對言近畿州縣水災以類求之內而女謁近習外而夷狄
盜賊陰盛陽微之證更化未幾俊賢者艾引去相踵善良之士
寢不自安寇讎未張不早撲滅及其披猖乃草薶而禽獮之世
豈有斃千萬人於干戈而天不爲之變者惟開公道室旁蹊以
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挫群盜方張之鏡又言天

下有不可泯沒之理萬世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昔雖甚無道
之世能使公議不行于天下不能使公議不存於人心俛胄用
事能顛倒是非於一時終不免爲世大僂何者公議天道也俛
胄違之則違天矣故善爲國者畏公議如畏天則人佐之天助
之遷著作佐郎始公登朝同進有相基者每譏公以諂時相獲
驟進公恬然無競其人後爲時相所厭將除公言職使逐去之
公力辭不就劉尚書燭聞而歎伏曰不過遲作從官十年尔兼
禮部郎官輪對言星變修德行政者本也禴禳祈請者末也間
者內廷屢藏醮事舉末道本末足格天又言金虜有必亡之勢
三可爲中國憂者二萬一此虜遂亡莫或余毒上恬下嬉則憂

不在敵而在我設或外夷得志邀我夾攻豪傑四起奉我為主
從之則有宣和結約之當戒張學內附之可懲如將保固江淮
閉境自守彼方雲擾我欲堵安以此為謀尤非易事議者多謂
夷狄之衰抑中國之利抑不思五單于之爭漢嘗獲其利矣拓
拔氏河南之警反為蕭梁之害何耶時余公瑛奉使至涿州以
燕城被圍約回始知金人有韃靼之擾除軍器少監陞擢直學
士院輪對言雷雨損動太廟鴻吻而避朝損饒僅舉故事然猶
歷旬浹而後行甫信宿而遽已以此動人猶且不可況於天
乎除起居舍人威畹進封王爵公適當制廟堂諭意令及去凶
之事公不從而以建儲為中宮功故均慶后族且有亶為異渥

夔掩前聞之語既告廷復草奏曰漢世賢戚無出樊宏陰興右
者宏之言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興亦云富貴有極人當知止
二人之言外族所當鑒也許侍郎奕時兼瑣闥遂援夔掩前聞
一語以為詞臣之筆如此是本朝前此所無也許公竟以此去
戚畹以公名重屢對客願一識面公正色拒之直前奏事言自
頃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
又繼以封駁論事去人之常情易媮難勉彼見數人者非能大
有矯拂已皆不容故寧默以自全不肯說以賈禍侍從之
臣未聞有以已見求對者集議則閣筆相視不措一詞喑嘿如
此豈國之福又言陛下延納群臣有禮然咨訪罕聞玉音記注

所書寂寥無幾臣願所朝賜對時出聖訓又言古者大臣事謀
及庶人而楮幣益鈔更張獨決於廟謨又言唐憲宗以忠直用
李藩以循默去鄭綱明主所當法也當時宰臣裴垵尤獎盡言
拾遺獨孤郁等因遷致謝垵獨責嚴休復曰君異夫二人攷
獻納者休復大慙大臣所當法也又言新楮初行雖有違令估
籍之文然當籍者必聞於朝以俟報可毋得專行今州縣奉行
過當有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有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
之貲至於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以產高下配民藏楮皆出
於朝廷約束之外臣聞人所謂家產滿千錢藏券五十闕中
之新令也夫產滿千錢田僅百畝安有餘貲可以市券往口鬻

田宅以應令凡若此類宜悉蠲罷兼太常少卿直前奏事言北
虜垂亡此天命離合之機國家多事之始必曰君臣上下皆以
祈天永命為心劉向有言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臣謂
不然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衆而戒未必不安今歲以來二月
飛雪六月積陰地震水涌妖星隕流而况重以震霆之異告景
祐五年雷發孟春下詔求言陛下自視何如仁宗冬雷之警甚
於春孟而求言之詔未盼宜思所以通下情召和氣者此祈天
永命之一事也三代而下治體純粹莫如我朝立國不以力勝
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材勝德社稷
長遠賴此而已陛下聖德謙冲未嘗輕改成憲切慮或者患國

勢未強而欲振以威行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不
如權譎謂忠厚不如刻深有一於茲皆伐國之斧斨蠹民之蠹
螭也惟陛下察截之之諛言守閔之之象法此祈天永命之二
事也唐制非叛不籍其家今閭巷細民小有誑誤輒沒其貲群
情囂口不自聊賴弱者至父子相隨赴井而斃强者至欲剽刃
守臣以自快宜思所以收人心解矢意者此祈天永命之三事
也安富卹貧王者之政而郡縣徃之疾視富民多方破壞不盡
不止有餘之家窘於科歛推於告訐皆蒿然有不自存之態除
貸路窮貧民益困願霽然下詔戒飭有司此祈天永命之四事
也藝祖立奏案之法以草藩侯之專殺范祖禹謂國家以仁繼
仁哀矜於民率用中典為百三十年太平之本陛下仁恕同符
祖宗臣所欲將順者三一自今非重辟毋輕下大理二寺官宜
參用儒者三酌情處斷所以重師權非列城所得用便宜斬戮
軍興一切之政非平世所可行宜制其萌以杜藩政之禍此祈
天永命之五事也追命居住眡古流放之刑其在聖朝未嘗輕
用比緣官吏玩令間或舉行舉刺之官或垂審謹按劾來上未
盡至公願詔有司傳參物論湔滌其可貸者此祈天永命之六
事也又言蜀居上流為東南之首宜預蓄人材以備緩急時相
當國既久言路偏寘私人者舊盡去都司胡薛之徒始用事鈔
法楮令既行告訐繁新吏民坐新書抵罪者衆公首上是奏直

聲動朝野立螭數月數犯顏造膝天下想聞其風來故老袁公
燮柴官中行其度僚之敢言者數人稍_上和之持相始不樂都
司尤切齒然籍沒之產以漸給還士大夫停廢遷徙者亦稍_上
牽復公發之也時相忠公與左史李公稟數論事於是二公俱
出疆公為金國賀登_位使從臣中有以公親老留行者不聽
至盱眙留兩月凡兩淮山川險易士卒勇怯守將賢否邊民疾
苦皆覽觀諏訪識之於冊慨然有為國經理之志嘗謂苟得自
見平地可使為至險曠土可使為良田弱兵可使為精兵惜不
及用也虜移文止賀使還朝入對言邊事有深慮者三亟當為
者二欲移沿江列屯於兩淮而增募舟師以扼江面繕城池樓

櫓大修墾田之政又言金韃相持戰鬪離合不知其幾而吾俱
罔聞知宜飭邊臣捐金募間時朝論方事苟安而公張皇乞補
外不允直前奏事言女真徙汴我憂方深自立之策無出於用
忠賢修政事屈群策收衆心而已今濟_上周行號為多士然意
見小異已成柄鑿議論小激目為譎張太平居工文墨便刀筆
名儒宿望或所不能_上於正色折姦萌立談斷大事則又非小
有才者所能辦惟陛下以尊君重朝為心合天下正人以自助
南瀆駐蹕何異越棲會稽而秦檜乃以議和粉飾太平士大夫
羨於錢塘湖山歌舞之娛無復故都黍離麥秀之嘆此檜之罪
所謂上通於天而不可贖也今危機交急不同常時宜罷不急

之營繕畧常程之細務惟大計是圖則勾踐之功可尋漢有邊鄙大疑必使群臣雜議熙寧議地界建炎議防秋或訪舊弼或令侍從臺諫各上利害今虜徙而南宜詔有位皆得盡言然後博采衆長按爲定論國之元氣在於人心宜選循吏革虐政以收百姓之心按用荆淮嘗立功之人以收豪傑之心已募沒散之卒擇其健者分配戎行以收忠義之心蠲科調以收邊阡之心推恩信以收中原遺黎之心所謂自立之本也昔李綱建議欲保江南當葺理淮襄爲家計孔明守漢中陸遜守荆渚皆付以事權不從中御願於近臣中擇二人於荆淮建立幕府如吳蜀任二臣故事所謂自立之具也又言虜必邀歲帛臣竊以爲

不可與上曰不當與未幾對境果來索從臣劉燾李珣皆主不與上曰真某之論亦然時相方以爵祿籠天下士至有聲望舊人折節營進反爲所薄公慨然爲劉公矯曰吾徒湏汲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郡時相曰禁涂在逆胡爲去也公答曰老親生長田間但知太守之樂不知從官之榮除祕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時山東亂離朝廷猶與女真通聘面士大夫多言五福在吳公朝辭論國耻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金陵旱蝗留守適卧病公乞蠲閣二稅大講荒政約常平使者李公道傳共議李公至自池陽合詞乞分所部九郡委三司公自領

太平廣德李公宣池徽譙提刑令憲南康饒信而建康以屬帥
會留守歿總餉攝事公力從吏之於是建康奉行如列城分畫
既定通選一路僚屬籍人戶為五等甲乙出米丙自食丁糶而
戍濟之朝廷捐米數十萬石守令以使者切於為民躬履阡陌
家至戶到父老歎息以為劉樞密荒政之後所未見也公素與
李公志同道合謂譙卿可與為善雖南康三郡區畫精密不逮
然所反亦不少惟金陵甫講行新留守至竟不發粟而總餉自
賑城中戶口馬時廣德旱最甚公再至其郡請以撥到百萬倉
米萬石救一郡之民且易糶為濟未報公與守臣魏峴議以便
宜發廩委教官林庠賑給而別疏待罪竣事而邀百姓數千人

送公指道傍叢塚泣謝曰此皆嘉定辛未餓死者微公我輩相
隨入此矣黃池民旅訟鎮官吏弥迥倚勢不法公令尋醫而去
當塗郡更創大斛廢司農斛力不用公索而毀之新徽守林琰
為臺諫無廉聲寧國守張忠恕規匿賑濟米公兩劾之忠恕罷
代以陳廣壽公言宣民遭前守之虐自李道傳承攝方有生意
今忠恕甫去廣壽實來所謂逐虎逢狼也廣壽之命遂寢公雖
不容於朝猶以忠實懇惻為時相所重雖積忤未至疏斥惟都
司數人目為迂儒試以事必敗及至江東益有民譽小人無所
售其喙遂有早傷本輕監司好名賑贍太優之語時相不能無
感自此申請遂落矣魏峴始與公共發廩俄為都司所嗾劾

罷林庠以撼公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峴宮觀庠幹官都司怒無所洩徑從省中奏罷徽守詹阜民以撼李公道傳而李召還矣江東二年凡下車例冊及臺閫戎司之餽以至太夫人誕日諸司所奉壽禮皆不入私橐專儲之以助賑施公雖在外援歐陽脩自禁林出漕河北上疏論兵故事附奏言女真叛遼在政和之四年其滅遼也在宣和之七年今天下之勢無以異於政宣之時臣嘗論政宣致禍其失有十京黼蠱上心一也貫保壞軍政二也簡忽天變三也以言為諱論水災者貶謫諫花石者屏斥四也老成鴻碩不以姦党廢則以邪等斥五也臺省館殿非奴事奄尹即翼附權臣之人六也邊臣掩覆寇至不知七也

改益鈔法科免夫錢八也閹腐董師九也狗女真之欲召侮取輕十也陛下憂勤恭儉無愧仁祖之風而群臣般樂怠傲乃有宣和之習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又言數年來謀國者不惟無長算遂有三誤虜既播越猶使吾宋臣子拜犬羊於祖宗殿廷之下一也歲幣不遣是矣然不正其詞而諉曰漕渠乾涸二也上流制閹榜拒流民來者勒殺西州總戎戕程彥暉一家於黑谷山三也積此三誤而吾國之威靈氣餒索然矣誤於前者不可悔應於後者猶可為願朝廷無再誤而已昔孫氏典午氏皆能以江表自立國家帶甲百萬江漢為池豈下吳晉而中外有司忠誠憤激者少委靡頹惰者多一聞赤白囊至相顧

失色不知所為少定則又恬然矣國家平時尊寵士大夫一旦
有急未見有毅然以戮力王室自任者此臣之所大懼也時議
以西掖召還都司尤忌公者密洩其語以相鈎致公曰某雖不
肖決不由匪人以進乃上此奏除右文殿修撰知泉州郡以番
舶為命然商人畏重征苦官吏和買至者絕少公鑄稅額戒官
吏毋得買一物雖諸臺委悴屬市物必申州始得奉行是年舶
至者十有八明年二十有四又明年三十有六征税之入遂及
紹熙舊額秋苗令民執槩兩造示姓名使自詣然惟王公十朋
與公能行之海賊王子清趙卽以十八艘橫行巨浸劫晉江縣
圍頭灣距舟僅百餘里公調左翼軍捕逐撲戮官王太壽力戰

無援與隊將秦淮等六人死之公為文以祭且請贈典于朝出
宿中和堂討賊弥厲或言沿江諸港澳民兵可用而同安管下
烈嶼其尤也公議選官勸諭寓客寶謨儲公用自請行得民兵
四百舟三十二與官軍犄角併授之簿侯處厚曰官民一體
有功並論逐賊至漳浦境內沙淘洋敗之獲大舟四賊首六趙
卽者在焉子清逸去誅群賊于教場設王大壽位令其子剖心
以祭磔者三人殊死者二十餘人脅從者破械縱去趙卽自稱
直徽猷閣子游孫希邵也斃於獄子清尋為台州杜門巡檢所
擒詔以賊平增一秩公委僚屬徧行海濱審視形勢創修沿海
諸砦增屯諸砦水軍復水教定巡邏地分後皆可行左翼軍受

守臣節制公所請也時相生日四方爭獻珍異公大書開誠心
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十二字以餉且將以書曰丞相勤身輔
政而中外之心未孚屈已受言而士大夫之情猶不能以自竭
願因其之言考武侯之為勉其未至則功業日盛福祿日隆不
報泉多大家或席貴勢患苦閭里公嚴繩其僕而雅責其主皆
媿之而不敢怨始至郡之先達有田訟聞公語自嫌焚其契不
復爭曾公從龍貽書寓里曰此人視宰執如小兒宜謹避之傳
公伯成方退居公每詣之必移日虛心問政受其規戒傳公亦
以世道期之除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江西安撫前政積寬稍
矯以嚴尤留意軍政嘗謂夷狄外患盜賊內憂皆不可忽遽條

五事可為十一郡長久之利一今屬城各倣豫章於禁軍內團
結其強壯者別為營且乞推行之於八路二抽江州水軍行船
十之三分屯興國之富池等處抽鄂州水軍十之三屯武昌縣
三繕豫章城四總管鈐轄關於統制中選差州鈐將副則取諸
統領以下之知兵者五通廣益於贛南安以弭汀贛益子之害
屬稿未上以吳夫人憂去官明年靳黃失守陞武昌縣為壽昌
軍其後盜起南安延蔓三道竭國力討之數載始平人乃伏公
先見公嘗言所歷諸鎮惟江西惠利未有大及吾民若有遺恨
蓋開府僅數月云公性篤孝吳夫人嘗疾病公祈天而愈黜謝
之詞有曰願損臣算以延母齡燼薰之燼未消囊藥之功已庶

其除泉守也告詞以蔡忠惠公襄便親為比公至郡刻蔡公上
壽儀於石歲時率家人奉觴為壽如其儀州人有母年百者為
立壽母坊及執喪毀瘠柴立侍妾盡遣去給事左右惟老兵蒼
頭飲量舊無算自此終身飲不過濡口服闕除寶謨閣待制知
潭州湖南安撫使再辭不允次對又不允赴鎮詔賜金帶以廉
仁公勤四字勵其僚以周元公胡文定公父子朱張二先生學
術源流勉其士長沙自南渡初民自醞酒而稅於官其法簡便
至劉公珙討柳寇增親兵始諒從官賣稍分醞戶之利率帥棄
疾創飛虎一軍博求利源奏改為推酤給事中芮公輝持不可
而寢至趙帥善恭又推焉曹公彥約修復舊法至安樞密丙又

推焉公奏自彥約行税法每歲淨息率不下八萬緡餘視昔之
推無大相過而不和糴不抑配不搜捕薪水之費官吏之給皆
十去其七而一定之息踵門而至何憚不為詔可其奏潭人惟
呼舊例秋苗斛面外有所謂捧撮米者日增月益前帥定增為
一斗既增而捧撮如故每三撮取七升公併革去之朝廷歲降
度牒和糴州配之縣配之民率三四戶受一牒昂其價以市
米每斛比市直僅四之三公乞免降度牒不許則遣人貸於都
城而自任其折閱所糴終十一會米貴遽止以他米補其數明
年奏請罷糴歲春夏郡民艱食竭公家之力賑贍既而曰此淺
惠耳郡有折粳錢本正苗也後折錢佐郡用闕米則輸本色合

正耗五萬餘石公別貯之名惠民倉歲一出糶做張公詠成都之法什伍其民以相保受有麗於罪毀券往糴保受同之因養寓教魏公了翁記焉又以搏節錢易穀於總所得八萬石益以他穀為九萬五千石散於十二縣置社倉百所其歛散息耗之法一依朱文公所立條約且上其事朝廷皆從之著為令又創慈幼倉立兩義阡教諸軍習射月再按試前帥以官錢付親兵回易又撥東西兩莊令軍中自佃公捐其租息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若娶者給散有差定王臺據一郡最高處向時元夕帥漕張飲其上諸營家揭一燈竿杪燦若萬星數夕乃止公榜罷之置贍軍典庫知壽昌軍朱橐建請飛席軍永成壽昌

且欲併致其家口公力爭之朝廷不能奪江華縣賊蘇師軍去州十里殺人巢穴接賀州公檄廣西共討平之武岡守司馬遵不得軍情卒蔣宗等倡亂公劾去遵使僉判葉莫攝郡事授以方略亂卒伏誅今上登極召赴行在未至除中書舍人兼侍讀改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辭免不允以寶慶初元正旦發長沙過家乞郡不允給告一月六月辛丑入對上迎勞曰久聞卿名公奏三劄一修子道正家道立君道略曰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幹莫安生民之柱石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中夏而裔夷矣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羯胡之難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臣

或以為家法最善或以為大綱甚正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天
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川之變非濟邸本志
前有避匿之迹後有討捕之謀情狀灼然本末可考願詔有司
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恤孤故事酌斟而行之雖濟王未有
子息然興滅繼絕在陛下耳上曰朝廷待濟王可謂至矣公奏
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所不至但謂此事處置善盡臣未敢仰
承聖訓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大抵人主當以二
帝三王為師秦漢以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為法上曰亦
是一時倉猝公奏此以往之咎臣所以言者欲陛下益進學修
德以掩前失二乞收人心畧曰太平興國中秦邸事作太子太

師王溥等議於朝堂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不
可輕也康定慶曆簡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呂夷簡至
忘仇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往者雪川之獄未聞有參聽於槐
棘之下者又如淮蜀二閩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
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此收拾人心之一事也賞罰適平
則人莫得而議今有功罪同而賞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
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介其間哉
此收拾人心之二事也當乾淳間有位于朝以饋遺及門為耻
受任於外以苞苴入都為羞今薰染成風恬不知恠果欲息天
下之謗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暴白此收拾人心之三事

也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感曩者以訛言之籍、有讖
訶之令焉讖訶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殺僂焉都城之民搖
手相戒宜解密網達下情此收拾人心之四事也三言朝廷之
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富於經術雖嘗以耆艾褒傳
伯成揚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然前之三臣
止加異數未聞聘召至於亮直敢言如陳宥徐僑皆未蒙記錄
願處伯成簡於內祠置中行於經幄擢宥僑於言地又奉華髮
舊德之臣不獨人主賴其益朝列新進之士亦有所矜式伯成
簡皆年逾八十縱使召之不至必能因囊封進忠言又奏長人
之官拊字不聞叨憤日甚上曰如何無一廉者又問何以革之

公奏此在朝廷用舍黜陟之間示人以意上又問卿曾見有何
廉吏以素守趙箴夫對御筆擢箴夫直秘閣與監司差遣公手
劄謝上因言崔與之帥蜀揚長孺帥閩皆有廉聲臣一時不能
悉數以對乞廣加咨訪始公在道猶未聞濟却之訃以書達時
相謂必有寡聞淺見之人托納忠除患之說以誤朝廷者不可
不致察時相既惡聞其言至范村使左史楊邁來見問所欲言
又遣所親諭以勿及甲申之事公但唯、泊入國門都人聚觀
皆以手加額益見忌矣辭內制者四從之上移御清燕公因進
讀奏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間之地也仰瞻楹桷俯視堦墀當若
二祖實臨其上又言陛下前所居處密迩東朝未敢遽當人主

之奉也今宮閣之儀浸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上曰當察於微世公奏惟學惟敬可存養此心惟親近君子可維持此心蓋理欲相為消長篤志於學則聖賢雖遠常若與之從容遊處天下之樂何以過此上曰朕在宮中無他嗜好止是觀書又奏古者終喪不處於內宜防微謹獨見先帝於羨墻向者日侍慈明今其見有時宜益隆孝養又奏先帝視朝常在卯辰之間臣侍螭陛下二年實所親見陛下視朝差晚上皆嘉納讀寶訓睦親門至涪陵公廷美卒具陳其所以然因奏太宗於秦王矜憐惻惻曲盡其至陛下所當法又誦太宗聖訓曰同氣之親不忍致於法又曰以廷美之惡豈當如此但骨肉之情

有所不忍觀此則親之之恩不可以有罪廢上領之寧考小祥詔群臣服純吉公爭於朝曰自漢文短喪至我阜陵獨出宸斷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三代以下蓋未之有惜當時輔臣禮官不能併下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恨也迨紹熙甲寅阜陵上賓從臣羅點等建議乞令羣臣於易月之後朝會治事權用公服黑帶朔望時節朝臨奉慰皆衰服行事大祥始除有詔從之侂胄務反慶元初政光宗之喪復以小祥從吉以會要諸書考之群臣禫除從吉舊制也後易以升祔紹興易以小祥二百餘年之間其制四變皆由近而之遠非自遠而之近也侂胄變甲寅之制是自遠而之近自厚而之薄可乎哉先

帝臨御三十年恩同天地臣子號慟泣血未足洩哀帶不以金
鞵不以紅佩不以魚鞍韉不以文綉此於群臣何所損朝儀何
所妨即詔行在職事官候大祥從吉諸路依已降行公既屢進
鯁言上虐心開納時相以其負人望有主眷屢誘怵以禍福使
附己公不為動乃與其黨謀逐公給舍王暨盛章繳駁濟邸贈
典且請追議其罪公使杜門求去殿中侍御史莫澤疏語稍見
侵公自請絀責章三上不允竟以澤疏除煥章閣待制提舉御
隆宮辭不允以諫議大夫朱端常疏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
大疏降三官先是右正言李知孝論公首倡邪說以其章鏤榜
播告天下造成大請加竄責上曰仲尼不為己甚時相雖怒不

測公竟獲里居上保全之也初從臣惟魏公了翁庶僚惟洪考
功咨夔胡評事夢昱與公議論畧同時相折簡言路曰禮侍強
辯不已洪魏和之胡尤無狀故論列交上胡貶象臺公與洪公
皆逐而魏公亦有靖州之行矣歸公修西山讀書記以六經語
孟之言為主荀揚諸子附焉諸老先生之言為經解而發者附
本章之注甲記曰性命道德之理學問知行之要凡二十有七
卷乙記曰人君為治之本人臣輔治之法凡二十有二卷丙記
曰經邦立國之制臨政治人之方其書惟兵政一門先成丁記
曰出處語默之道辭受取舍之宜凡二卷公自退居究心此書
博覽精思手抄日數千言叢稿如山嘗謂門人曰人君為治一

門告君之書也以范唐鑑為法如有用我執此一往又曰他日
得達乙覽死無憾矣又曰吾兵政一門古無此書天下方多事
所以汲、緝成之又取周程以來諸老先生之文適其闕大體
切於日用彙次成編名諸老先生集略凡七十有八卷又以後
世文詞多變欲學者識其源流之正集錄春秋內外傳止唐元
和長慶之文以明義理切世用為主否則辭雖工亦不錄其目
有四曰辭命曰議論曰叙事曰詩賦名文章正宗凡二十餘卷
盜起汀邵勢蔓延數郡公雖閑居為倉漕二使者言陳倉部韓
有文武才必辨此賊二使者言於朝其後蕩平閩寇本公謀起
陳公之力也紹定辛卯慶壽恩復寶謨閣待制玉隆祠明年除
徽猷閣待制知泉州再辭不允迎者塞洛陽橋深村百歲之老
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公曉士民曰太守去此十四五年
雖泉山一草一木亦時入思再叨郡寄衰病本不能出念泉人
相愛之深黽勉此來欲為此邦興利除害復還樂土之舊而已
謂官僚曰某前帥長沙嘗以廉仁公勤勉同官今所當勉無出
於此令屬邑各以崇風教清獄行平賦稅禁科擾四條揭之座
右海寇犯境進遣左翼軍將官具旺破走之先是諸邑二稅或
預借至六七年永春德化二邑又燬于寇公入境首禁預借諸
邑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赤力不可為或咎寬恤太驟公謂
民困如此救之當如解倒懸吾寧以一身代其苦不以此為悔

也僚屬又鮮能任事無細大必躬親之每據案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晉養精神以當大任公謂郡計凋弊無力惠此民僅有政平訟理二事可勉苟有不加意即為不治之州矣建炎初置南外宗正司宗子僅三百餘人令漕司與本州均任其責朝廷歲給祠牒五十助焉乾道又益三十焉後屬籍日增漕司止按舊額餘不復問祠牒亦不復給紹定末宗子至二千三百餘人每歲錢米本州自備十四萬餘緡而一司官屬與宗學養士尚不與焉公奏郡不可為矣雖有材健之守智力無所施不過預借重催或抑都保代輸或估籍無罪泉民憔悴為日已久惟朝廷哀憐詔歲給祠牒六十會故相死上始親政除顯謨閣待

制知福建福州安撫使明日詔歲賜泉州祠牒增四十焉七宮宗子為佛事以祝聖壽公喜曰溫陵庶幾可為矣以端平初元正月赴鎮戒屬部無濫刑橫斂無徇私黷貨無通關節慎任胥吏州倉受輸斛取糜錢三百公減去六之五罷市令司毋得以官價市物羊閩縣里正督賦之害建福興泉四郡貴糴乞回糴百萬倉米十五萬石賑糴不俟報先發福州常平米均糴下三州劔州常平米糴建州民未及飢食已沛然及上可其奏運吳粟補之海偷比歲從橫島嶼之民凜不自保公預於險要增兵船給糧戒勵隅總厥後黔首相踵禽珍襄閩方與韃將攻滅蔡城遣吏奉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公憂

之封上曰自有載籍以來與夷狄共事者未嘗無禍而况移江
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
之効未期根本之弊立見臣之所甚懼也新元以來進退用舍
多叶物情正途方開善類吐氣倘能持以堅忍守以兢畏姦聲
亂色不汨清明倖臣懿戚不竊威福廟堂常公而無私臺諫有
直而無枉則慶曆元祐之治指日可致若乃釋樂成之業而興
難必之功聽所喜之言而忘立至之患此又臣之所甚惜也願
陛下審之重之毋使臣竊知言之名四月除權戶部尚書與廟
堂書曰比者一二言事官之除識者以為四十年來所未有然
正直之士不無矯拂太甚人情將有所不堪乘不堪之情以激

其不平之忿劉劭不如軟熟遠忤不如承順其意將有時而移
矣可不懼哉昔趙中令有專權之毀韓忠獻有跋扈之劾文潞
公有交結之謗三相勲德巍然曾不以是而少損若蔡若秦柄
國之時則無此矣今天下孰不知丞相用心其何訾議之有萬
一草茅山野語言之發或失揀擇適所以增光德美又何傷焉
時諸賢已盡收召公尚留外服上見群臣屢問公安否而廟堂
寄聲尤密公謝曰前帥半年而去郡計已費支吾若某又匆々
而去此州益瘡痍矣士大夫行志奚分中外願假數月俾得展
盡力辭不允丞相復書曰聞公素業弘誓濟物願亟就道以副
中外之望六月發三山邦人競為綵旗以送自譙門至舟次弥

望數里不絕公歷一節四麾治以教化為先闢貢闈增學舍江東祠范忠宣公長沙新賈傅廟晉譙王祠溫陵祠朱文公及林公攢蘇公緘於學而絀其不當祠者三山迎聘者儒月臨講席所至必搜訪人物天下士鮮不及門其所薦拔後為名公鄉者不可勝數再辭新命不允九月己酉入對上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時襄閩代去江淮出師取三京王師果潰於洛陽退守泗州公三劄一言今中原無主政是上天鑒觀四方為民擇主之時若能修德格天必命陛下為中原之主不然則天命將歸之他人臣向為先帝陳祈天永命之戒其說出於召公然及覆召誥一篇綱目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曰敬者德之聚儀

狄之酒南威之色盤游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此皆足害敬其可不戒此祈天永命之一也天之視聽因民視聽民心之向背即天心之向背權臣之末貨賄公行誅求既廣民不堪命大盜相挺而起賴陛下布端平之詔一洗而新之然窒賄道而賄進者尚存懲賍吏而賍多者漏網江淮軍興調度騷然宜戒郡邑格刻停邊閭科調此祈天永命之二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天厭夷德久矣陛下倘能敬德以迄續休命中原終為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及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二言進取有二難用兵莫急於人材今舉世所屬曾不數人一難也臣嘉定中嘗乞經理兩淮墾田積穀而權臣視以

迂濶塞下之備桴然一旦舉兵乃漕浙米由江入淮汴既久湮
又須陸運勞費甚於登天二難也夫此二難皆權臣玩愒之罪
非今日措置之失然承三十年之弊欲整治之非十年不能此
正諸葛亮閉關息民之時也願以收歛靠實為主又言今日事
勢猶以和扁繼庸醫作壞之後一藥之誤代為庸醫受責矣兢
業戒謹猶當百倍三言戡守之論不同、於為國元祐中廩、
向治惟群賢自相矛盾小人得乘之願平心商榷以前事為戒
每奏上輒稱善公言士大夫狃於舊習上曰徃、革面而未革
心公乞選監司郡守上曰聞鄉所至視民如子公獎謝又言恢
復名義甚正但故相不曾做得工夫上曰昨讀鄉所上封事可

見忠誠別疏進大學衍義曰近世大儒朱熹所為章句或問備
矣臣不佞思所以羽翼是書首之以帝王為治之序者見堯舜
禹湯文武之為治莫不自身心始也次之以帝王為學之本者
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學亦莫不自身心始也此所為綱也首
之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人情者致知格物之要也次之
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以謹言動正威
儀者修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
齊家之要也每條之中首之以聖賢之典訓次之以古今之事
迹諸儒有發明之論者錄之臣愚一得之見亦竊附焉輒因召
對以奏因奏權臣之時欺罔成習講筵官亦然臣記一日講官

講易輒為姦言臣深不平欲闢之又恐紛爭傷事體退而自咎
若使程頤朱熹當此必與之辨上愕然公奏陛下須做致知格
物工夫於天下義理無不通曉則姦罔之言自不敢進臣於是
時便欲纂集此書上裨聖學緣去國不果閑居八年方克成書
上喜甚曰此書便可進入行義即乙記中人君為治一門以唐
鑑為法者上又問福建鹽法公奏此致寇之本也福鹽邇流至
劍郡又自劍邇流至汀人每私販廣鹽以為其自潮梅來者頗
近且潔白而廉故也販者千百為群皆挾兵械官不能禁名曰
鹽子實與鹽無異臣叨闕帥深欲更張緣事屬漕司方與漕臣
素甫商確而臣與甫皆召還遂不及為公自三山過家醮於仙

遊山青詞云既不敢矯激而近名亦不敢低徊而徇利惟厚集
精誠庶幾於感悟而密陳忠益冀見之施行奏篇既出或疑其
激烈不及前時公笑曰吾老矣豈更效後生求聲名直須純意
國事期於有濟耳然至於啓沃經帷彌縫廟論則外廷固有不
及知者乙卯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再辭不允鞫人遣王
楫來道問公言不可恃此緩於修備十月乙亥進讀大學章句
從公請也上曰自此望卿啓迪毋或有隱又問鞫使來聞外議
頗紛公奏兵交使在其間令或欲却絕或欲拘留皆不可行
但當以禮遣之萬一露遂和之意却不可信己卯進讀知至而
後意誠章公奏非待知至方誠其意大學必以知為首者須了

然見天下之理此為善此為惡此為正此為邪則私意邪念自不敢發願陛下自今對儒臣論經史與大臣議政事若省閱章奏之際聖意有所未安不妨反覆論難考究須見得義理分曉可否利害明白方是格物方是致知上大悅曰卿所進衍義便就今日進讀公念進本已入禁中而經筵無別本即以未辦為對俄有內侍捧進本第一第二帙而前上曰已在此矣公再拜謝時以比司馬公自讀通鑑云既展卷讀畢上問楮價日低皆是監司郡守不留意公奏物少則貴多則賤少減印造可也恐有以嚴刑峻法為言者切不可用上欣然聽納王楙言其國欲和公謂和之一字易於溺人遠則宣和近則金虜皆殷鑒也楙

雜宮廬已久所得鞞酋之語在吾國未進兵之前我既進兵在彼豈復更守前說自古未有受人之兵而不報者楙與劉溥鄒仲之諸人之語不無捏合惟其間有云鞞相移刺楚材曾上平南之策與王楙議不合又云李實獻策韃酋勸其先謀犯蜀順流下窺江南凡此却似實語之朝廷於其語之涉虛者勿遽輕信於其語之近實者深念而亟圖之時邊臣尚欲深入公言是以前日之敗為未足而又求敗也又欲羈縻泗宿連海壽毫蔡息唐鄧諸郡公言新復之疆如的然可守尚恐虜由他道擣吾腹心雖能塊守數城無救於敗况未必可守乎又言淮西退師喪失最多蒙蔽不言宜早覈守填補甲申進讀明德新民二條

因及顧諟二字古注謂常日在之未熹深取其說陛下若知天
無時不鑒觀人君雖欲一事不敬一念之邪自不可得又言陛
下初懲賍吏戒苞苴一時悚動未幾又復玩弛未能作新士大
夫何以新民黜使久留公進吳越故事以諷畧曰言辭之甘藏
鋒刃於飴蜜也禮貌之卑設機穽於康莊也歛兵去遠鷲鳥將
擊之形也委地不爭芳餌致魚之術也上曰此說極是十一月
癸卯進讀格物致知章言前日輕舉止見得理之一偏此物未
格知未至之故也今若一向退沮自安又墮一偏須知前日不
合輕敵今亦不可畏敵論誠意章引詩人稱文王之德曰不顯
亦臨無射亦保漢成帝臨朝若神其在宮中則湛於酒色委政

外家惟陛下法文王而鑒成帝焉辛亥進讀忿懣章引朱氏語
上曰如此須如槁木死灰可也公曰不然聖人不能無喜怒哀
樂但要因事而發不可先有此橫在胸中若都無此四者則此
心遂為無用之物釋老之學也論衛莊公唐明皇事曰莊公疏
賢妃而昵嬖人明皇遠正后而昵艷妃卒召禍亂願以二君為
鑒上亦無忤色癸丑進讀修身在正其心章曰前王音有槁木
死反之間臣退思之心當如明鏡止水不當如槁木死灰鑑明
水止其體雖靜可以鑒物是靜中涵動體中藏用人心之妙正
如此若槁木不可生死灰不可然是乃無用之物矣心者所以
具衆理應萬事委之無用可乎論繼絕世公條陳古今甚悉未

引漢宣帝封昌邑王賀詔曰骨肉之恩析而不殊言雖有離析而無可絕之道臣恐同姓近親豈無絕世而不祀者惟陛下訪問為置後焉己未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壬戌進讀因言兵興之後三陲戍守方嚴當此大冬陰烈之時窮里委巷有饑凍切膚之慘極邊絕塞有風沙眯目之悲願擇良吏賢將以拊綏之癸亥以己見求對言韃人仇我之深其思報也必力舉兵愈緩則其為計愈工我方創艾前事幸其真有愛我之情豈不悞哉願自強以立國毋自沮以畏敵又言檄挾金使例冊自隨小使敢尔他日使介果至何以待之又聞檄金求翠以媚其妻妾若從所請何異故相以侈服遺逆全之妻而冀其不叛也上笑曰

此舉極未是又奏乞用藝祖孝宗閱武故事以作士氣及遶棟朝士通明詳練者數人分治邊事凡三邊山川險要將帥能否士卒衆寡糧儲虛實各令討論廟堂擇而行焉因言先朝內帑專佐軍費近臺臣李鳴復郎官鄭寅各論此事乞行其言置局考覈為犒師之備十一月丁丑進讀畢乞御宸翰諭邊臣飭備因言神宗留意邊事夜御燈火作書賜邊臣上曰高宗孝宗亦如此公奏孝宗於風事亦然民臣歷數郡皆有孝宗親筆石刻或問麥禾或問曾無雨雪或問街市有無遺棄嬰兒孝宗一念止在生靈故勤：為訪問願陛下以為法辛卯進讀大學末章引董仲舒之言曰皇：求仁義大夫之意也皇：求財利庶人之

意也易曰負且乘至冠至乘車君子之事也負擔小人之事也
居君子之位而為小人之行故相弥遠是也位冠百司而鬻賣
朝廷之官爵貴極人臣而攘奪平民之貨貨貪風扇於上汙俗
成於下舉世之人皆趨於利平居則欺君以自售張禹孔光之
於漢是也有難則賣國以自全華歆陳群之附魏張文尉楊涉
輩之從梁是也甚者不奪不饜如莽操之所為故大學於末章
明義利之分孟子於首篇嚴義利之辨惟明主在上亟思有以
返之又奏已見論致壽之道五一無逸則壽二親賢則壽三以
孝奉先則壽四仁則壽五有德則壽末言仙經萬卷不如誦無
逸之一篇道家千言豈如玩靜壽之兩語時近天基節故公有

此疏二年元日太史占風有兵起之兆公言襄黃昇楊制閩鬻
隙浸萌此大可慮宜勉以廉藺李郭之事又言河北州郡非北
兵北將不可守宜抽回南兵厥後邳徐諸郡失守唐鄧亦繼叛
卒如公言丙辰進讀奏已見言風起乾位月犯太白皆為兵象
王嘉有言應天以實不以文夫無不敬思無邪陛下筆之宥坐
者也若敬焉而有以害之止焉而有以汨之雖玉音時發於口
金書日接於目非實也用人聽言陛下嘗詔之百辟者也若禮
之而所緼不及究容之而所陳不盡施雖夔龍之武日接於庭
鳳凰之鳴日聞於耳非實也惟陛下本之心修之身推之於事
無一非實而去其所謂文其觀美者又乞命兩制近臣或兩省

都司官二三人看詳端平以來奏議綴其要語各從其類凡關
於君德帝學者進於禁中關於朝政邊防者送三省密院繼今
臣下章奏悉用此法陛下與大臣擇焉上嘉獎又曰近觀卿所
上致壽劄子可見愛君與張九齡同意又曰士大夫少任責者
公曰亦是不曾分委之以事又問有稱職者否奏曰詞臣中惟
臣衰退如趙汝談洪咨夔吳泳皆稱職又臺諫亦多稱職上曰
卿真心體國朕所嘉歎又曰煩卿典領文闈新宿弊收實才公
異謝又曰科舉之弊極矣如傳義挾書不可不革又曰致君澤
民卿之素志俟典舉畢當大用卿欲退上留者三既歸得旨宣
諭卿所論張九齡事甚契朕心今以御書九齡進金鏡事一軸

賜卿公奉表謝已未差知禮部貢舉公先有劄子論文弊乞專
以醇正質直取士其涉諛恠者黜之是歲場屋始嚴空踈不學
者多望風而去挾書絕少公旦起必焚香禱天願得忠良平實
之士豪傑俊異之材考校必合論策以觀器識其間有風切時
賢者公批其卷云諸賢當為法受責向時知舉皆先立已見定
高下去取惟公使參詳點檢各自伸其見然後徐、蔽以議論
之公所取多老成實學困於名場者折號同洪侍郎咨夔王殿
元遂奏事乞於科舉之外訪求遺逸三月戊戌感疾謂告乙巳
除參知政事同提舉編修勅令經武要略再辭免不允詔云漢
御史大夫吉當封病上憂之夏侯勝謂必瘡果然後遂至相朕

之賢卿甚於宣帝之德吉也。卿其親醫藥自厚，且先即舍拜命。少間可就車，朕遣黃門召見卿矣。亡祠御筆再給一月。己丑三乞祠，卒。卹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辭不允。五月甲午，疾亟，乞謝事。自中大夫轉一官，守資政殿學士致仕。是夕薨。年五十八。公氣體素強，然平日勤勞不能自逸，非窮理著書即憂念世事，晚守泉福，怵滋甚，觸暑趨召道中，刊修行義，雖閉戶服藥，舉筆流汗，不以為疲。祀闈考閱數覺，頭旋初不經意出院。賓客雲集，新進士來謁人，與為禮得疾之日，猶對客至暮。二鼓後，風眩忽作，病中猶夢與鄭左司寅論楮幣，既而小愈。延講官徐君清叟至卧內，令於上前求去。上固留之，且屢對大臣。

講讀官問公疾，今何如？憂見玉色。丞相數遣人諭上，旨公感上眷遇，故不敢去。每指心言曰：天知此心無一點富貴之念。屬疾兩月，常冠帶起坐，易箒猶神爽，不亂遺表。聞贈銀青光祿大夫，上震悼，輟朝。士大夫無親疎，遠近莫不相弔，都人往，失聲痛惜。如元祐之喪，涑水公也。喪歸八月壬寅，塋於縣南十五里。珠林配建安郡夫人楊氏，太中大夫圭之女。公方壯，角太中公，竒其風骨，許以夫人歸。烏翁壻恩義甚篤，後同擢第。夫人尤賢先公。二十四年卒。子志道，承事郎，新監。劍南州稅務孫某，公內行，卓立於倫。紀最隆，奏薦先弟後子弟。德林猶子，似道覆道。皆公所任也。自豫章歸，未有居室，先築精舍，以奉先塋，作睦亭。

自記之曰凡人所為薄於宗族者以其不知所出之本一也誠知其本所出之本一則雖由衰為而功由功為而總由總為而至於無服之親譬之巨木百圍枝葉雖疎而根幹則一豈容以異觀哉事娶姊廩孤甥里中老病乏絕待公舉嬰者常數十人律已清苦雖貴無餘貲自長沙歸始有粵山新居又越數年廳廊乃具學易齋共極堂俱卑朴無華飾負郭薄產皆出玉堂俸賜後出藩入從無所增益常以廉儉誨子作楮衾銘焉公少以文詞獨行中朝所草大詔令溫厚爾雅尤為樓公鑰賞重立螭以後言議出處動閔世道諫書傳四夷名節暴當世三十年間天下莫不以為社稷之蓋臣故道德之宿老故於其為學士也

惟恐其不秉政既得政惟恐其不久於位皆曰道之將行斯世之欲平治矣而天遽奪之嗚呼悲夫公博極群書而積勤不已望臨一代而執謙愈甚聞人之善忻悅獎譽自以為不及也聞人之不善輒感嘆息猶冀其能收也故君子宗之小人亦信伏焉常以窮理致用四字勉學者有新筆者請益公曰讀好書做好人而已每謂其人曰一生短千載長不欠名位止欠德業公之學本於誠敬因孟子夜氣之作而知旦晝所為其本在夜故操存之功於夜尤嚴必齋必肅如臨君師作乍氣歲為中年猶謂戒謹恐懼之意多而優游泮魚之意少乙酉退閒探道專一始覺清通和樂八牕玲瓏嘗曰天壤之間橫陳錯布無非至理

雖有道者不待窺牖而燦然畢睹然自學者言之則見山而悟
靜壽觀水而知有本風雨霜露接乎吾前則天道至教亦昭
焉可睹也晚集聖賢之語為心而發者曰心經作贊為略曰意
必之萌雲捲席徹子諒之生春嘘物茁益公之所造至是深遠
矣其記矩堂之言曰始吾患隸於己者之不忠也故立朝不敢
不以父事吾君患長人者之不仁也故居官不敢不以子視吾
民嘗以掾屬事臺府矣其情不吾察吾患為故為長吏必思所
以通下情嘗以監司臨所部矣其令不吾行吾病為故雖帥一
道而於使者之命未嘗忽私居而撓公府吾嘗不平之故於其
所寓不敢以毫髮干為大家而侵細民吾嘗不直之故於鄉黨

鄰里雖無以厚之而亦不敢傷之也公之直內以方外如此自
出身事主忠國愛民纏綿固結不以進退易慮每謂近代名卿
如了翁梁溪皆以得喪榮辱為虛幻而以濟時及物為真實自
泉而福則恨不得盡力以謝泉人自福造朝又恨未有以及一
路天子將舉國以聽之矣而公則曰諫行言聽雖為從臣可也
忘身殉國終始如一非至誠而能若是乎公生後於朱文公而
自謂受先生罔極之賜資深守固異說不能入晚歲論文尤尚
義理本教化於古今之作視其格言名論多者取焉若徒華藻
而於義無所當者不錄也所著書外有西山甲集若干卷對越
集若干卷翰林詞章二卷其政事則有江東救荒錄若干卷清

源雜志若干卷星沙雜志若干卷公既薨上思之不置御筆令
有司議謚以聞於是志道次年譜來曰治命也子必毋辭乃刻
其閔繫當世治危治亂之大者著於篇上之太常若夫公之嘉
言懿行善政遺愛益有不勝書者門人高第散在四方各有記
載云謹狀

端平二年十月

日門人朝散郎樞密院編修官黃權

侍郎官劉克莊狀

後村居士集卷第五十終



